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目錄

田野考察報告

- 「蘇海韓潮」中的「蠻煙蠻雨」
——海南省海口市府城區金花村海瑞閣小考
- 卜永堅

水滿印象

- 韋錦新

海南考察印象記

- 黎麗明

海南考察散記

- 賀喜

文獻的搜集與解讀

- 《清江縣賓興全集》與晚清清江地方社會
- 徐萍

香港歷史的教與學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複製有關香港檔案簡介
- 香港歷史檔案館

活動消息

「蘇海韓潮」中的「蠻煙蠻雨」 ——海南省海口市府城區金花村海瑞閣小考¹

卜永堅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在今天的香港，在改建成公園的九龍寨城，仍存道光二十七年(1847)與九龍寨城同年誕生的龍津義學的對聯：

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煙蠻雨
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

上聯大意是廣東地處海濱，為王朝正統文化熏陶(即王化)所罕及，因此是一片「蠻煙蠻雨」(「蠻」「蠻」相提並論，也可見水上人在嶺南社會地位之低下)。而龍津義學的興辦，將使王化普及，而本地「蠻」「蠻」，也得以像魚躍龍門、蛟騰碧空那樣，洗脫不光彩的出身背景。下聯則承接上聯，強調讀書才是正途，鼓勵義學的學子循此正途，探源溯流，最終將能和韓愈和蘇軾這樣的大文豪平分秋色。韓愈和蘇軾同是被貶到南方的文豪，也因教化當地土人，使趨王化而得到歌頌。對聯作者在「蠻煙蠻雨」的香港提及「蘇海韓潮」，又照顧到龍津義學的「龍」和「津」二字，無論從其本身立場還是從對聯的文字藝術來看，都妥貼不過。

盡洗蠻煙蠻雨，平分蘇海韓潮，絕不僅止於士大夫一廂情願的空想，從明到清，蘇海韓潮確實把華南的蠻煙蠻雨一步步逼退，包括道觀佛寺在內的各類「淫祠」，不是敗給宗族祠堂，就是敗給官方祀典所認可的神靈。²這是近世中國國家締造過程的重要一環。所謂國家締造，不僅指王朝在一地區設立軍政機構、編審戶口、徵收賦稅，也指王朝的意識形態，在該地區得到接受和貫徹，使其統治獲得合法性。自然，國家締造的過程不是片面的「中央壓迫地方」、「國家宰制社會」的過程，地方社會，面對王朝的正統文化，予以消極或積極抵抗者有之，予以主動接受者有之，予以有意或無意扭曲者有之。結果，正統文化和地區文化，在這互動過程中，都或多或

少走了樣。而廟宇往往就是體現這互動過程的「必爭之地」。2002年12月16至20日間，筆者參加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合辦、名為「地方社會與北部灣經濟活動」的海南島田野考察團，就發現一個「蘇海韓潮」和「蠻煙蠻雨」互相交織、糾纏不清的例子。

林公廟、林大天君、林潤

海瑞閣位於海南省海口市府城區金花村，明代，此地為瓊州府城西廂下田村，因丘濬「有人問我家居處，朱橘金花滿下田」的詩句，又名金花村、朱橘里(又作朱桔里或朱吉里)。³海瑞閣作兩進格局，廟內正殿作三間，正中供奉林大天君神像，林大天君右為火雷、懿美兩位女神像，左為海瑞像。在廟門背後左邊牆壁上，有一「本府諸神誕期」木牌，開列上述四神祇誕期外，復開列趙、李、張、金四元帥及福德正神誕期。(見圖一)

問題馬上出現：海瑞是瓊山縣人，在海瑞家鄉紀念海瑞可謂理所當然。但該廟既名海瑞閣，何以正中供奉的是林大天君，而海瑞只居其左？

在海瑞閣正殿，有一對聯，全文為：(見圖二)

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

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

對聯上款書：「一九九六年仲夏月刻」，下款書：「朱元璋聯、吳能中敬書、吳能中、能^正剛敬送」等字。照對聯字面意思，則作者似乎就是朱元璋，而林大天君似乎就是林潤了。案：所謂「朱元璋聯」云云，肯定是錯誤的。因為明太祖朱元璋死於十四世紀末，斷無可能預知十六世紀中林潤和海瑞的事跡。若云此朱元璋只是與明太

祖同名同姓之人，也不可能，因為能夠寫出這種高水平對聯的明朝人，斷不會不知道冒犯太祖名諱的危險；即使是清朝讀書人，也不會襲用前朝開國皇帝的名字來自找麻煩。作者會否是清朝之後的人？也不會，因為筆者記得曾在某本明人筆記中見過這副對聯，為撰寫該文，也曾粗略翻查了明代史料一番，可惜一直未能找到有關記錄。幸好，在道光二十年(1840)刊行的梁章鉅《楹聯叢話》中，找到有關記錄：

嘉靖末年，南京城守門宦官高剛於堂中書春聯云：「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蓋謂剛峰、念堂二公也。宦官亦重諫臣如此。⁴

梁章鉅的《楹聯叢話》，是把前人文獻中的對聯輯錄而成書者，一般都注明出處。這段記錄雖無出處，但為梁章鉅《楹聯叢話》所收，則至遲不會晚於該書刊行年份即道光二十年(1840)。⁵

林潤名列《明史》列傳第九十八，是福建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1559)進士。嘉靖末，嚴嵩已經失勢，兒子嚴世蕃及其黨羽羅龍文已分別被流放廣東雷州和廣西潯州。林潤彈劾二人並未赴流放地，且招募亡命，有造反嫌疑，最終導致世宗下令處決二人。《明史》的作者評論道：「世蕃之誅，發於鄒應龍，成於林潤」，但隨即不冷不熱地說：在他們之前彈劾嚴氏父子的楊繼盛、沈鍊、徐學詩等，下場悲慘，鄒林二人的忠直程度並不見得超過這三人，而居然彈劾嚴氏父子成功，是「適會其時」而已。今天看來，說林潤是「痛打落水狗」也可，說林潤是「落井下石」也無不可。總之從明到清，林潤的名氣雖低於海瑞，但也被視為正直能幹的忠臣，一如上述對聯所云。然而，林潤是福建莆田人，而非海南島人，也未聞有林潤本人被流放海南島或者林潤後人遷居海南島的記載。⁶顯然，這副對聯，把作者說成是朱元璋，是錯誤的；把林潤和林大天君混為一談，也是錯誤的。

然則，林大天君到底是誰？

在廟左面牆壁有碑，立於1997年，碑題為：
林大天君
「朱桔里子孫修建先賢海瑞廟碑序」，碑文首行

曰：「西臺總鎮林大天君古廟，考據始建於明末清初，置址於府城鎮朱桔里。」但該碑並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解答林大天君身份的線索。由於筆者難以就此問題再返回金花村進行田野考察和口頭訪問，因此只能從文字資料入手。筆者查閱了有關瓊州府和瓊山縣的各類方志(蓋瓊山縣為瓊州府附郭)，發現從明到清的八種瓊山縣和瓊州府方志中，⁷都沒有提及海瑞閣，但都曾提及一所名為「林公廟」的廟宇，也許能夠解開林大天君之謎。據筆者推測，海瑞閣前身應該是林公廟。

這八種瓊州府志和瓊山縣志有關林公廟的記載，詳附錄，茲不贅。綜合這八條大同小異的記載，可知：元代，在金花村(當時是府城西廂下田村)，有一姓林的村民，平素正直，「為雷化」而成為神祇，並行神跡。鄉人遂立廟以祀之，廟名「雷廟」。雷廟雖被《(正德)瓊臺志》劃入「土人私祀」之列，不入「祀典」或「通祀」之列，⁸但頗為當時的士大夫和官方接受，因為《(正德)瓊臺志》不但記錄了知州吳豐為雷廟所撰寫的文章、收錄了一首據說是丘濬為雷廟所寫的七律詩，⁹還提及：直至十五世紀末，至少有三位官員重脩過雷廟。雷廟位於西廂下田村，但由於該神靈驗，在西關外的鄉民，也立廟祀之，廟名為「林公廟」。因此可以說，雷廟就是林公廟。以後林公廟一枝獨秀，雷廟卻消失於清朝的方志中。

林公廟據說非常靈驗，鄉民遇有各類災疫，前往祈禱，都得到該神祇的回應。瓊山縣出身的官員許子偉(1586年進士)，曾試圖拆毀林公廟，¹⁰但據說因該神祇報夢而罷手。可見直至十六世紀末，林公廟仍然是瓊山縣當地的著名廟宇。而在1857年刊的《(咸豐)瓊山縣志》中，林公廟的數目已經增加到四所，其中兩所分別位於下田金花村和下田朱橘里，也就是今天海瑞閣所在之村落。

海公祠、三公祠

據筆者當日在海瑞閣中所見，海瑞神像旁有神位，曰：「明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海忠介公之神位」。而在正殿右邊牆上，則嵌有三塊石碑。靠近神像的一塊是立於2000年的捐款碑。遠離神像一塊則字跡模糊，但「明海忠介公

故里」和「乾隆三十四年」等字樣仍清晰可辨。是則 1769 年所立矣。中間一塊石碑立於民國九年(1920)，由當時中華民國交通部長趙蕃和負責海防事務的陝西省長李根源所立，中書：「明太傅特進左柱國武英殿大學士邱文莊、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海忠介公故里」(詳圖一)。是則丘濬、海瑞之故里矣。在海南島日據時代出版的《[改訂]海南島志》中，也有類似記載：

海忠介公宅 瓊山縣城? (no)西北隅一里許
(no)朱橘里(wa)明(no)海瑞(no)故里(de)(a)
(ru)。¹¹

而據郭克輝編、1990 年出版的《瓊山縣文物志》，這兩塊碑所在地點，均為「府城朱吉里紅湖城畔的海公廟」。¹²看來，海忠介公故里、海忠介公宅、丘海二公故里、海公廟都是同指一處地點：明清時期的海公祠或者三公祠。

明清時期，即使擁有芝麻綠豆般大小官職或功名的人，也會煞有介事地建祠堂、修族譜，但是，名滿天下的海瑞，並無子嗣，¹³亦無自稱其後人者建祠堂以祀之。在瓊州，最初安置海瑞的廟宇，居然只是瓊州府城內的城隍廟。萬曆年間，始由官員高維嶽建立海公祠，「(海公祠)在(瓊州府)城中，原舊城隍廟。萬曆年間署府事雷州府推官高維嶽申請建」。康熙四十二年(1703)，「巡撫彭鵬命雷瓊道副使黃國材、知府賈棠、同知姚哲建祠於城西社稷壇右，與蘇文忠公、丘文莊公並列為三，每歲祭以上丁」，¹⁴而且，「蘇祠居中、丘祠居左、海祠居右，外繚以垣，而各為一門」。¹⁵可見，海公祠作為三公祠之一，建立於下田村，是 1703 年的事。此後，這三公祠，於道光十年(1830)、同治七年(1868)、及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次重修。¹⁶這三公祠雖然分別祭祀蘇軾、丘濬、海瑞，且各有一門，但就建築而言是一體的，因為有一道共同的牆壁圍繞三祠。在《(咸豐)瓊山縣志》的地圖上，三公祠位置清晰可見，與下田村、玄壇廟、社稷壇同在府城西廂外。¹⁷(見圖三)而下田村，也就是金花村。

但是，1990 年出版的《瓊山縣文物志》裏所提及的「府城朱吉里紅湖城畔的海公廟」，是否即筆者 2002 年 12 月 16 日所見之海瑞閣？而海瑞

閣最新一次修建是在 1997 年，是否仍保存海公廟舊貌？不得而知。但是，在瓊州府城東南官隆一里青草村、今瓊山縣譚文鎮青草村，亦有相傳建於明代、而重建於 1926 年的「官隆海忠介公廟」，並有清代舉人王承烈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所撰之《官隆一里海公廟碑記》，1990 年出版之《瓊山縣文物志》中，仍收錄該廟和該碑之照片及該碑拓片，「它是我縣僅存的一座海公廟。」¹⁸這座位於府城外東南郊的海公廟，與府城外西北的海公祠，應該沒有關係。而且既然青草村的海公廟是瓊山縣到 1990 年為止僅存的海公廟，則「府城朱吉里紅湖城畔的海公廟」應該已經不存在了。也許郭克輝為撰寫《瓊山縣文物志》而走訪金花村時，所見到的海公廟，就是今天的海瑞閣，其實就是林公廟？

林公廟與海公廟的結合

林公廟位於金花村，海公祠也位於金花村，但同一村落而有多於一間廟宇，在中國可以說是再正常不過之事，如何能夠由此推論「海瑞閣即林公廟」？而且，有關林公廟的記載都說林公廟內的神姓林，卻從未說這姓林的神祇就是林大天君，我們也不能立即得出「林公廟之神祇就是林大天君」的結論。幸好，海瑞閣中有兩件實物證據，可以支持筆者的推測。

首先，張貼在海瑞閣內一張相當破舊的黃紙告示(見圖四)，以「朱桔里林公廟」名義發出。這就清楚表示，該廟雖然名為海瑞閣，其實就是明清方志所云之林公廟。而林公廟所供奉的正神，就是林大天君。

其次，林公廟的地點，在各方志中，或云「西廂下田村」、「西關外」、「西門外大路街」、「下田金花村」、「下田朱橘里」、「子城西南雲路坊」。而海瑞閣中林大天君神像左側、題為「邀請各地諸神」的木框紅紙榜上，除排第二位的「府城金花村林大天君」就是該海瑞閣內的正神之外，尚有七位神祇，而排第一位的，是「府城大路街林大天君」，正好和《(光緒)瓊州府志》有關「林公廟：在西門外大路街」的記載互相發明。

所以，林公廟所供奉的，就是林大天君，林大天君雖然肯定不是林潤，而是相傳在元代「為雷化」的地方神祇。今天所見的海瑞閣，也就是林公廟。

既然如此，1997年重建的海瑞閣，正中供奉林大天君、兩旁分祀火雷、懿美以及海瑞，這個格局，最早可以追溯到甚麼時候？對此，資料所限，筆者無法仔細處理。但值得指出的是：像林公廟和海瑞閣結合的例子，並不獨特，以瓊州府城外南橋的南宮廟為例，「宋立，祀祝融神，後圯。鄉人移建街左，以倪五娘神附祀。每歲首，居民咸集乞靈，殊驗。世久，祝融祀廢，更名火雷祠。」¹⁹萬曆年間，南宮廟已經變成「祀火雷、泰華、子孫夫人三神」了。²⁰而入清以後，南宮廟則「祀火雷、聖母、泰華三夫人，後祀白衣大士。順治間，僧寂德募建，貢生馮侯立石，並祀里中名賢吳垣齋、陳秀卿、唐必周、陳汝中四先生。」²¹南宮廟已不見於1990年出版的《瓊山縣文物志》，但從現存文字記載看來，則南宮廟的歷史可上溯至宋代最先奉祀之神祇為祝融，後加入倪五娘。萬曆年間，該廟則先奉祀「火雷、聖母、泰華三夫人」，後祀觀音。順治年間，則由當地貢生馮侯改造，「並祀」觀音和四位「里中名賢」。南宮廟的情景，當與今天海瑞閣並祀林大天君、火雷、懿美、海瑞相似吧。而且，南宮廟中的火雷，是否就是海瑞閣中的火雷？

結論

由「林公廟」而「海瑞閣」、由「林大天君」而「林潤」，這個轉變，有何理論方面的啟示？林大天君是地方神祇，為「土人私祀」，不為王朝祀典所承認，用士大夫的詞匯來說，可算是「淫祠」；用龍津義學對聯的詞匯來說，就是「蠻煙蠻雨」。儘管十五世紀的雷廟得到民間和官方的認可，但十六世紀的林公廟已經受到官方的敵視，幾乎逃不過士大夫「毀淫祠」的羅網。林潤和海瑞，都是得到正史確認的忠臣，崇拜他們，就表示接受王朝正統的意識形態；用龍津義學對聯的詞匯來說，就是「蘇海韓潮」了。從明清時期的「毀淫祠」運動，到國共兩黨的破除迷信運

動，「蘇海韓潮」對於「蠻煙蠻雨」的打壓，可說一脈相承。在明代的海南島，魏校「毀淫祠」的壓力，把瓊州府城內的真武廟變為城隍廟。²²林公廟方面，雖然據說林大天君報夢予許子偉而阻止其拆廟計劃，但今天所見，林公廟已經易名為海瑞閣，而海瑞閣內1996年刻的對聯，就進一步把元朝以來的地方神祇林大天君變為明朝忠臣林潤，「蘇海韓潮」節節勝利。

當然，「蘇海韓潮」對於「蠻煙蠻雨」的改造，並不徹底，林公廟雖然易名為海瑞閣，但林大天君繼續以正神身份居中，海瑞不過屈居其左。這算是「蘇海韓潮」的成功還是失敗？在三十年代的廣州，《越華報》〈孔子忽變女人〉的嘩眾取寵的報道，描述「一般事神討生活者流」中的「狡獪者流」，把觀音廟名字改成孔子廟，而內裏繼續供奉觀音，以圖倖存於「破除迷信之秋」，²³這又算是「蠻煙蠻雨」的失敗還是成功？順治年間奉祀觀音的瓊州南宮廟加入四位「里中名賢」、民國年間廣州觀音廟改名孔子廟、以及瓊州林公廟今天變成海瑞閣，其揆一也，都是地方社會面對正統文化所作的回應，這回應不是單純的抗拒或投降，而是一種建構。把林公廟和海公祠結合成為海瑞閣的人，就像順治年間在奉祀觀音的南宮廟中加入四位「里中名賢」的貢生馮侯一樣，都屬地方領袖。他們對於當地廟宇的改造，既體現正統文化的輻射，也反映地方文化的滲透。把「海無波濤」這副對聯的作者說成是朱元璋、把林大天君說成是林潤，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說當然是錯誤的。但套用人類學家克里弗·格爾茲(Clifford Geertz)的分析，則事實上的對錯並非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這副對聯作如此運用，反映了「本地人觀點」(native point of view)。我們不必完全認同本地人觀點，正如我們不必做起巫師來寫有關巫術的民族誌研究；但我們也不應完全罔顧本地人觀點的獨特背景和特質，正如我們不應用幾何學原理來寫有關巫術的民族誌研究。重要的是解釋(construe)本地人的表達模式或稱述符號系統，就像掌握一句成語、學懂一個典故、明白一個笑話、領悟一首詩那樣。²⁴但是，對海瑞閣的研究如果要充分做到這一步，就不應

只停留在文獻層面，非得要進行人類學的田野研究不成，本文也只好到此為止，而寄望於未來研究者的努力了。

用形象一點的語言來說，有海潮即有煙雨，「蘇海韓潮」洶湧澎湃，「蠻煙蜚雨」也連綿瀰漫。再推而論之，無煙雨不成海潮，許多為明清王朝祀典所承認的神祇，如關帝、天后等，最初不也起家於「土人私祀」而士大夫想拆毀的「淫祠」中嗎？

到了今天，正統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矛盾，仍然持續，「蘇海韓潮」和「蠻煙蜚雨」的對立，仍然存在，但促使林公廟和海瑞閣結合、「蘇海韓潮」和「蠻煙蜚雨」結合的更重要因素，也許已經不是正統文化的壓力，而是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大刀闊斧」。工商業的發展、公路的開拓、房地產市場的蓬勃，使一切古物古蹟都被迫讓路。筆者此行參觀古蹟時，即發現這些古蹟中放置不少從附近搬移而至的石碑等古物，想是因為這些古物原本地點因經濟建設而消失，這些古物無家可歸，當地文教單位遂將之暫且安置於其他現存古蹟內。同時，經濟改革促進旅遊業的勃興，從吸引游客的角度來考慮，海瑞當比林天大君更具號召力。林公廟和海公廟結合成海瑞閣，是否也拜改革洪流所賜？

註釋：

¹ 筆者感謝舉辦是次海南島考察團的三個學術機構即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亦感謝考察團全人、尤其是陳春聲與賀喜所提供的寶貴照片和資料。陳國成就本文的觀點提出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² 僅舉二例。十六世紀明朝，方獻夫建議勒令尼僧道姑還俗和變賣庵寺，見《明實錄·世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勘本，台北：中央研究院，1984年)，頁1866。余繼登也提及此事，見氏著，《典故紀聞》(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03。更為人熟悉的，是魏校擔任廣東提學道期間「毀諸寺觀田數

千畝，盡入霍韜、方獻夫家」的事跡(《明史·姚鏌傳》)。

³ 丘濬，〈家居瓊山之下田村。七月二十四日，夜夢鬢頭童子問予以村之所以名，夢中作此詩畵之。覺而呼燈疾書于都城東之遠遊軒〉：「瀛海中間別有天，寧知我不是神仙。請言六合虛空外，曾見三皇混沌前。玄圃麟州非遠境，延康龍漢未多年。有人問我家居處，朱橘金花滿下田。」載丘濬，《重編瓊臺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卷5，頁12b，第1248冊，總頁84。

⁴ 梁章鉅，《楹聯叢話》(道光20年[1840]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排印)，頁14。

⁵ 案：這段史料可疑之處甚多：海瑞、林潤均為嘉靖末年才開始活躍於政壇之人，海瑞更因直諫世宗而身陷囹圄，幾遭不測，至世宗崩而始獲赦。這名南京守城宦官卻於「嘉靖末」就如此高調歌頌二人，也未免太大膽了。另外，林潤雖有直聲，卻並無直接冒犯皇帝進行強諫的事跡，「林潤」恐怕是其前輩兼同鄉「林俊」之誤，蓋林俊於成化年間直接冒犯憲宗、彈劾「妖僧」繼曉和宦官梁芳而被貶雲南，事跡與海瑞相似。無論如何，筆者未能找出這條史料比《楹聯叢話》更早的出處，非常遺憾。尚請各方大雅君子不吝賜正。

⁶ 案：林潤並無專門文集存世。除《明史·列傳》第98的傳記外，陳子龍等編纂的《皇明經世文編》(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1997年影印)卷329〈林中丞奏疏〉收錄了林潤的奏議。

⁷ 這八種瓊州府志和瓊山縣志為：(1)唐胄編集，《瓊台志》(正德刊本，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60-61，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影印)。(2)歐陽瓌等修、陳于宸等纂，《瓊州府志》(萬曆間刻本，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14，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影印)。(3)王贇修、關必登纂，《瓊山縣志》(康熙47年[1708]刊，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影印)。(4)楊宗秉纂修，《瓊山縣志》(乾隆12年[1748]刊，故宮珍本叢刊第190-191冊，海

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5)蕭應植纂修，《瓊州府志》(乾隆39年[1774]刊，故宮珍本叢刊第189-90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6)李文恒修、鄭文彩纂，《瓊山縣志》(咸豐7年[1857]刊，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166，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7)張岳松纂、明誼修，《瓊州府志》(道光21年[1841]刊、光緒16年[1890]補刊，中國方志叢書47，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8)李熙、王國憲編纂，《續修瓊山縣志》(宣統3年[1911]刊，民國年間補刊，台北(?)：瓊山縣志重印委員會1964年重印)。以下只簡稱其書名，而將其刊行年號置括號內，如《(正德)瓊台志》、《(咸豐)瓊山縣志》，以資識別。

⁸ 《(正德)瓊臺志》卷26將瓊州府各州縣壇廟分成「通祀」、「祀典」、「先賢」和「土人私祀」四類。在瓊州府附郭瓊山縣，屬「通祀」的依次是：社稷壇、風雲雷雨境內山川神壇、城隍廟、厲壇、旗纛廟(頁1a-2b)，屬「祀典」的依次是：景賢祠、靈山祠(頁2b-4b)；屬「土人私祀」的依次為：先賢祠、伏波廟、孝義祠、柔惠宮、關王廟、江東祠、文昌宮、黑神廟、峻靈行祠、南宮廟、雷廟、玄壇廟、東嶽廟、晏公廟、五顯廟、水仙廟、班帥堂、瓊崖神廟、五娘廟、籬氏廟、陳村廟、黎母廟、天妃廟(頁4b-12b)。

⁹ 「[丘深庵詩]瓊莞城西古下田。叢祠香火四時煙。人家此處殊他處。禾隴無年不有年。百里雷驚聲號號。四方瞻仰意虔虔。題詩遠寄昭靈貺。留與鄉邦世代傳。」見《(正德)瓊臺志》，卷26，頁8b。但是，丘濬的全集《重編瓊臺稿》、《瓊臺詩文會稿》等並沒有收錄此詩。

¹⁰ 許子偉名列鄉賢祠中，並有傳記。見《(乾隆)瓊山縣志》，卷2，頁42b，第190冊，總頁359；卷7，頁66b-67a，第191冊，總頁81。

¹¹ 陳銘樞總纂、井出季和太譯，《[改訂]海南島志》(東京：松山房，1941年)，頁286。

¹² 郭克輝編，《瓊山縣文物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27-30。

¹³ 《明史·海瑞傳》(中華書局本)，頁5932。

¹⁴ 《(咸豐)瓊山縣志》，卷5，頁8a-b，總頁467-8。

¹⁵ 《(咸豐)瓊山縣志》，卷5，頁8a，總頁467。

¹⁶ 有關三公祠之資料及其重修碑記，詳《(咸豐)瓊山縣志》，卷5，頁7b-8b，總頁466-8；卷26，頁24b-26a、31a-b，總頁2158-61、2171-2。《(宣統)瓊山縣志》，卷5，頁又8a-b，總頁147；卷18，頁30a-33b、46b-47a，總頁525-6、533。

¹⁷ 《(咸豐)瓊山縣志》，卷1，頁2a，總頁43。但是，《(康熙)瓊山縣志》的地圖，在同一地點，則只標出玄壇廟和社稷壇，而沒有下田村和三公祠。見卷1，頁2b-3a，總頁379。

¹⁸ 《瓊山縣文物志》，頁59-60、125-7。王承烈碑文，亦見《(宣統)瓊山縣志》，卷17，頁49a-50a，總頁500。

¹⁹ 《(正德)瓊臺志》，卷26，頁8a-b。

²⁰ 《(萬曆)瓊州府志》，卷4，頁51a，總頁107。

²¹ 《(乾隆)瓊山縣志》，卷2，頁42a，總頁359。案：吳錡(坦齋，垣為坦之誤)、陳實(秀卿)、陳天然(汝仲)，皆明代瓊山縣鄉賢，其傳記可參考《(咸豐)瓊山縣志》卷19〈人物·名賢〉。唐必周即諸方志中的唐濂伯，為明景泰癸酉解元，未與會試而死，葬洗馬橋，在瓊山縣城西南二里。《(正德)瓊臺志》等志於「唐濂伯」條下，引王佐兩句詩「他時若問田邊墓，五嶺南來第一人」。而此詩題為〈唐必周解元墓〉，由此知唐濂伯即唐必周，見王佐著、韓林元編注，《王桐鄉詩三百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45-6。

²² 「(城隍廟)宋元在西關；國朝洪武二年，知府宋希顏建于府東、西；成化知府蔣琪遷於府東；正德十四年，知府曾大慶，因提學魏校罷真武廟，乃遷於城中。」見《(萬曆)瓊州府志》，頁105。

²³ 「當局近以人心不古。道德衰微。傷風敗俗之事。無日無之。……於是有復古之議。近如復祀孔子關岳諸先哲是也。夫祀此者。非迷信之膜拜。實以其忠義道德之可景仰。令人欽敬之也。……當夫破除迷信之秋。除此之外。實不能容留於世。迷惑人民。是以各地神廟紛紛拆毀。甚而改建。岌岌乎其危矣。一般事神討生活者流。蹙然憂之。而無可奈何也。……而狡

獐者流。百計張羅。冀或幸免。近又乘復祀先哲之機會。大出活動。妙想天開。重新廟宇。再顏其廟。不曰孔子。則曰關岳。林林總總。怪狀百出。本市內尤屬多見。不佞嘗行經觀音廟。今亦易為孔子廟矣。阿彌陀佛。吾儕先師。得其所哉。入而視之。居然女像。咄咄怪事。何竟孔老夫子忽化而為婦女耶。侮辱聖

賢。何殊於掛羊頭而賣狗肉。欺世愚民。亟應禁革者也。(黃楨峙)(甲)《越華報》1934年8月25日,頁1。此則資料承潘淑華提供,特此鳴謝。

²⁴Geertz, Clifford,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 57, 70.

附錄：八種瓊州府志和瓊山縣志有關林公廟的記載：

(1)《(正德)瓊臺志》,卷26,頁8b:

雷廟：在西廂下田村。元立。記作宋立(筆者按：「記」當即王佐《瓊臺外紀》，見《(萬曆)瓊臺志》凡例。)後移於城南舊縣學右，今復遷下田。天順、成化間，副使鄭彥譽、同知馬叔文、指揮王潔等續脩。

[知州吳豐記略]其神，相傳昔鄉有林姓者，正直剛方，平居聞雷聲，自謂使己為雷，須殄滅惡輩。後雷雨交作，果坐化里中。嘗於星月下見其白衣乘馬，從者引燭遊導，乃廟祀之，歲旱瘟疫，禱之多應。

[丘深庵詩]瓊莞城西古下田。叢祠香火四時煙。人家此處殊他處。禾隴無年不有年。百里雷驚聲號號。四方瞻仰意虔虔。題詩遠寄昭靈貺。留與鄉邦世代傳。

又今五里橋，亦有雷祠，祀近年林姓雷化者，亦顯驗，乞靈者眾。

(2)《(萬曆)瓊州府志》,卷4《建置志·壇廟》,頁51a-b,總頁107:

雷廟：在西廂下田村，元立。案：神即鄉人姓林者，後為雷化，祈禱災疫多應。

林公廟：在西關外，其神即下田村雷廟姓林者，鄉人以其禱應，故祀之。

(3)《(康熙)瓊山縣志》,卷2,頁14b,總頁401:

林公廟：在西關外，元建。按神即本坊姓林氏，為雷化，號雷廟，祈禱多應。給事許子偉議毀，後入夢，故止。

(4)《(乾隆)瓊山縣志》,卷2,頁42b,第190冊,總頁359:

林公廟：在西關外，元建。按神即本坊姓林氏，為雷化 (字跡模糊) 雷廟，祈禱多應。給事許子偉議毀，後入夢，故止 (字跡模糊)

(5)《(乾隆)瓊州府志》,卷2下,頁8a,第189冊,總頁168:

林公廟：在西關外，元建。按神即本坊人，姓林氏，祈禱災疫多應。

(6)《(咸豐)瓊山縣志》,卷5,頁17b-18a,總頁48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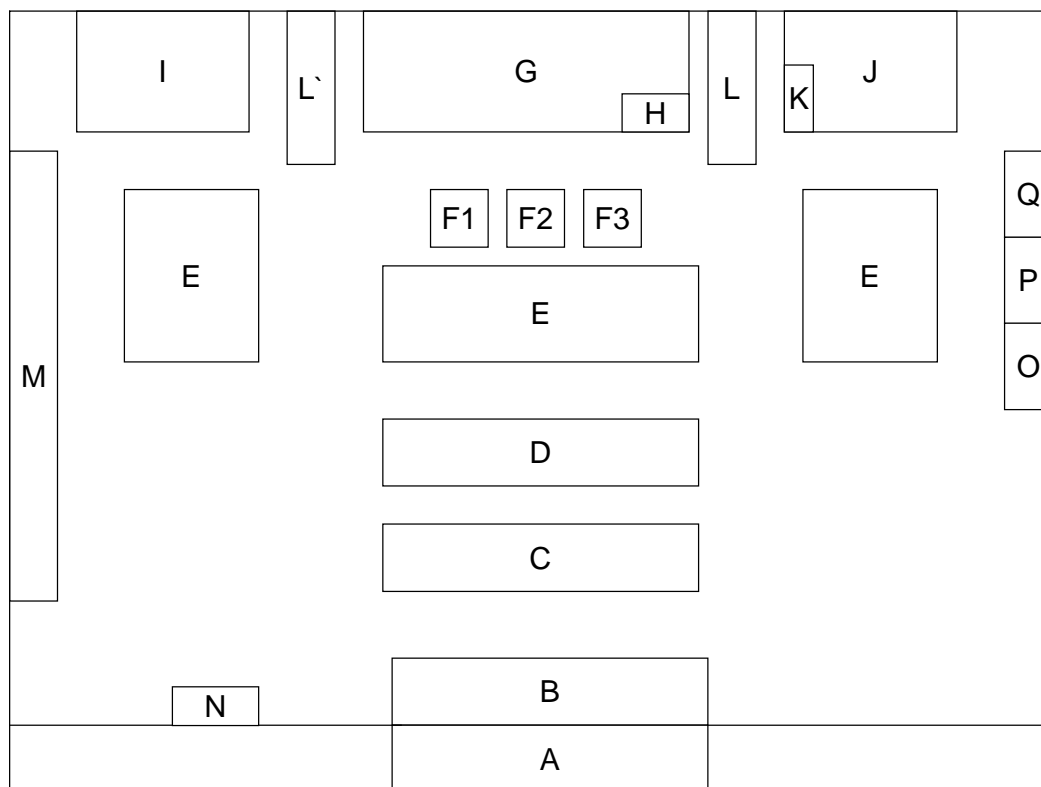
林公廟：一在西門外大路街，一在下田金花村，一在下田朱橋里，一在子城西南雲路坊；而在大路街者則元時所建。神即本坊人，林姓，為雷化，故其廟號雷廟，祈禱多應。給事中許子偉議毀之，以神入夢，乃止。(舊志增)

(7)《(光緒)瓊州府志》,卷8,頁11a,總頁212:

林公廟：在西門外大路街，元建。神即本坊人，林姓。災疫，祈禱多應。明許子偉議欲毀之，以神見夢，乃止。

(8)《(宣統)續修瓊山縣志》,卷5,頁17b-18a,總頁153:完全同(6)。

圖一：海瑞閣示意圖



圖片說明

A：正門匾額：「海瑞閣」

B：匾額：「威鎮西臺」

上款：

「送

朱吉里建新廟宇

公元一九九八年

農曆五月廿(?)九日」

下款：「外內巷眾信贈」

C：匾額：「林同深厚」(上下款因照片模糊，無法辨認)

D：匾額：「筆林棲鳳」

上款：「朱吉里新建廟于公元一九九七年農曆□夏月吉旦」

下款：「金花村眾信贈……」(照片模糊，無法辨認)

E：供桌

F1：神輿：「趙將軍之神位」

F2：神輿：

「左官將

西臺總鎮(?)林天君之神位

右吏兵」

F3：神輿：「金將軍之神位」

G：神像：「林天君」(其前有五尊小神像，當為林天君及左右各兩護衛神之行身)

H：木框紅紙榜：該榜橫書「邀請各地諸神」六字，其下由左至右開列諸神名號(皆直書)：

「府城大路街林天君」

「府城金花村林天君」

「府城外內巷……」(照片模糊，無法辨認)

「海口龍昆上村關聖帝君」

「海口八灶武聖廟關聖帝君」

「海口海甸五廟關聖帝君」

「海口新安村康皇……」(照片模糊，無法辨認)

「海口新埠下村_{關聖帝君}
雷皇大帝」

I：兩尊神像：「火雷懿美」(兩神像前各有一尊小神像，當即其行身)

J：神像：「海瑞」(其前三尊小神像，為海瑞及左右各一護衛神之行身)

K：神位：「明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海忠介公之神位」

L、L'：對聯：

「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

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

上款：「一九九六年仲夏月刻」

下款：「朱元璋聯 吳能中敬書 吳能中、能_{正剛}敬送」

M：碑：「朱桔里子孫修建_{林天君}
先賢海瑞 廟碑序」(橫書)

該碑兩旁有對聯：

「群策群力完斯義舉

敬祖敬宗萬世流芳」

碑文全文為：

「西臺總鎮林天君古廟，考據始建於明末清初，置址於府城鎮朱桔里。廟前良田萬畝，廟旁兩側園林蒼翠，廟背環山，地形起伏，龍脈迴歸，風景秀麗，宏偉壯觀，是一罕見的風水寶地。素有地靈人杰，一里出三賢之稱。建廟迄今已有三百餘年的歷史。雖然經受歷次戰爭的摧毀，以及社會變更的影響，但本境子孫對林天君的豐功偉績，先賢海瑞公剛正不阿的精神，深表景仰永銘心中。三百餘年來，神靈之感應，恩澤沐後人。故此香火鼎盛，歷代不衰。

顧我子孫後代，深獲林公、海公蔭庇扶持，士農工商，人才輩出，學子得志，商貿發達，工興農富，業業順景，境內人和財旺呈現一派繁榮景。

由於社會發展，地貌變化，廟建多年，矮陋陳舊，地口低洼，已不適應需求。在眾子孫提議下，由父老梁開國、沈琪，本屆首事雲昌華等人發起，向本境子孫、社會仁人志士集資捐助人民幣柒萬多元，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鳩工重修，升高廟頂，擴建兩座，加設祭臺，填高廟外庭院，高豎擋壁等，使古廟面貌煥然一新，富麗堂皇，俾沐恩子孫，四時奉祀，永沐神恩。

謹序

發起人：梁開國、沈琪、雲逢森、蔡啟福、蘇維民、符國先、符國海、陳妳貴

首事：雲昌華、梁彰煌、文華松、林國慶、李軍、何雲忠、梁銘駒、林東、伍惠明、張其佑

鄉老 郭遠福 撰文

公元一九九七歲次丁丑仲夏月十八日 吉旦」

(捐款善信名單從略)

N：紅木牌：

該木牌全文十一行，橫書：(1)本府諸神誕期；(2)行符正月廿一日；(3)福德正神二月初二日；(4)懿美娘娘二月初九日；(5)海忠介二月廿二日；(6)趙元帥三月十五日；(7)李元帥四月廿八日；(8)張元帥五月初一日；(9)林天大君六月初四日；(10)金元帥六月初九日；(11)火雷娘娘六月十二日

O：碑：「明海忠介公故里」

部分小字模糊不清，參考郭克輝編，《瓊山縣文物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27-8：

「此地乃海忠介公故址，東至北門街，北□□□□

至牌坊路，西南至□□□□□□□□□□

奉廣東承宣布政□□□□□□

秦其燭立

乾隆三十四年仲秋穀旦」

P：碑：

上款：「中華民國九年八月交通部長趙蕃題書」(案：「蕃」字不清，據《瓊山縣文物志》補)

中書：「明^{太傅特進左柱國武英殿大學士邱文莊}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海忠介公故里」

下款：「^{勳三位陸軍上將銜陸軍中將}李根源建石」
^{督辦海疆防務事宜陝西省長}

Q：碑：「樂捐建構林天大君海瑞火雷懿美娘娘神庵芳名」

(捐款善信名單從略)

「歲次庚辰年仲秋月建」(案：該碑顏色字跡非常鮮明，顯為新立，則庚辰當為2000年)

黃紙告示(位置不詳)：

「各同志，你們□(疑即「好」)

要注意：

<1>燃香點燭求神要放錢下功德箱作為香燭錢，

<2>打籤詩要同樣放下作籤錢，

<3>解釋籤內容隨便分多少不能只要籤條就了事，

朱桔里林公廟」

祖先神位(位置不詳，字跡模糊難辨)：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立

……光遠歷代宗親

公……

上高曾祖顯考妣之神位(考妣二字雙行並列)

雲……

……堂伯叔□□郎娘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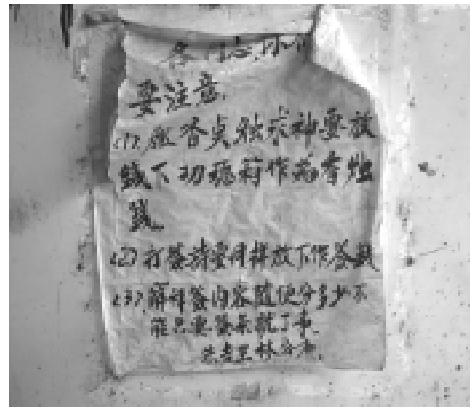
圖二、海瑞閣中把「林大天君」附會成「林潤」、且據說是由朱元璋撰寫的對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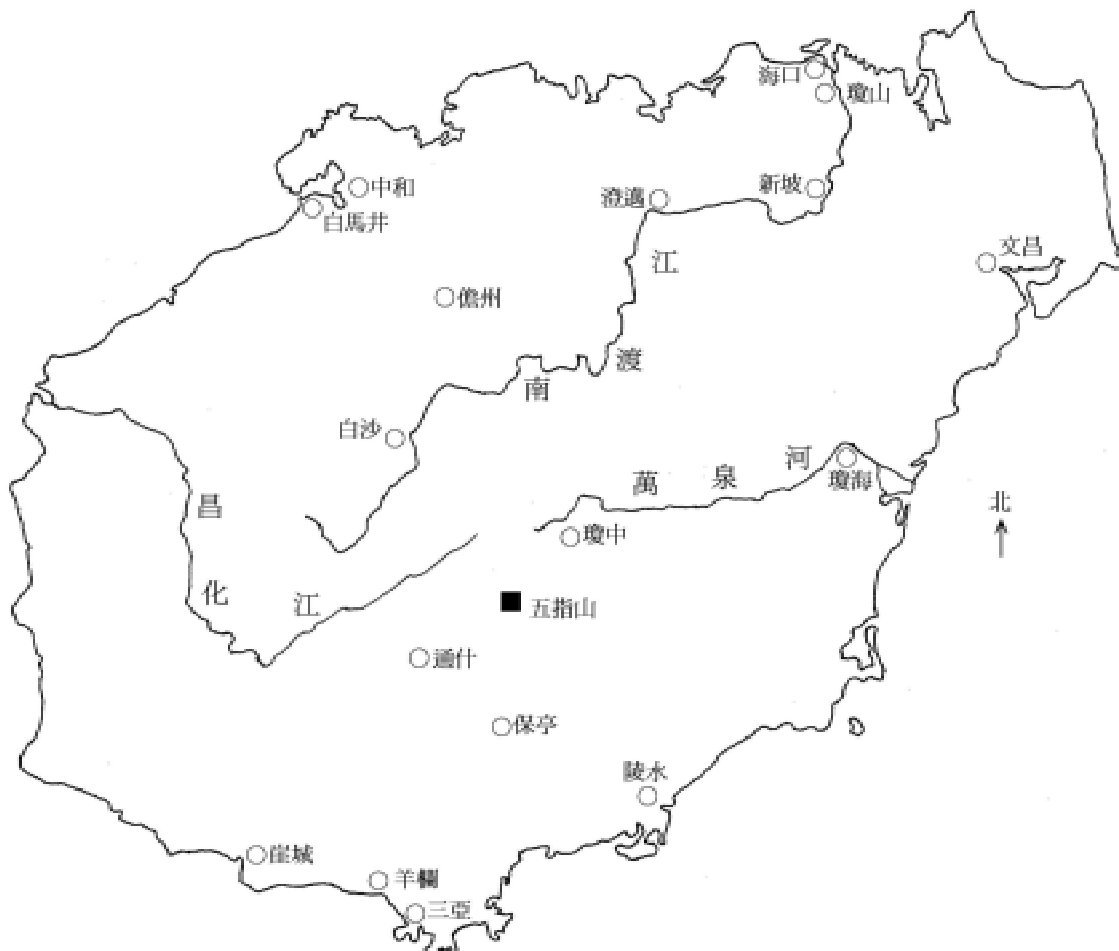
圖三、《(咸豐)瓊山縣志》地圖中府城西廂外的下田村和三公祠(黑方格為筆者所加)



圖四、海瑞閣牆壁上、以林公廟名義發出之黃紙告示



編者按：今期本刊為海南島考察專號，同時展示各參與者的觀點和角度，期望可以推動和鼓勵進一步的研究。為了方便讀者了掌握這次海南島考察的行程，附上簡略的海南島地圖。



水滿印象

韋錦新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海南為中國南海中之一大海島，跨瓊州海峽與雷州半島相隔，是連接南洋與中國大陸、中國東南與北部灣沿岸各港口之間的航線中樞。海南全島形狀扁圓，地勢東西狹而南北長。北部平原廣袤，中部以五指山為高嶺，森林覆蓋，支脈四佈，有南渡江、昌化江和萬泉河等主要河流於北、西、東三向奔流入海。海南島港口眾多，並有漁鹽之利，又因地緣熱帶，亦是熱帶原料作物的主要產區。2002年12月中旬，來自北京、廣州、香港、英國和日本的專家學者一行共20人在海南島進行了為期5天的考察，筆者亦有幸隨同前往。

來到海南島的第二天，在完成對北部幾個城鎮及港口的考察之後，我們從位於西北部洋浦港的白馬井經白沙黎族自治縣進入中南部的五指山地區，在當地停留了兩天。從海港到內陸，由平原往山區，這一段行程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聚居於五指山週圍地區的黎族村落。筆者一路走馬觀花，得到點滴模糊的印象，其中在水滿峒一段尤為深刻，茲為此記。

18日一早，瓊山大學的林日舉與五指山市文化部門的官員帶我們啟程前往五指山市附近沖山鎮的什賀村。沿路見到幾個黎族民俗文化村，似乎已經荒置。據林老師介紹說，其中的一個，原來是上海的一個商人投資興建的，但是黎寨還沒完工，就放棄經營了。這些專為旅遊業興建的文化村，基本上都以虧損告終。

過了這個荒置的民俗村，有一個軍營。軍營不遠的對面有一條小路往公路邊上的山裏走，什賀村就在一公里外的一個山坳裏。以進山的路為界將村子分成兩部分，路的上方是一些新起的磚房和土屋，路的下方是幾座茅屋，還保留了一些黎族原住民生活的風貌。

我們到舊村茅屋裏去看，只見各類農具都靠著屋腳擺放，茅屋之間，是養豬圍成的小樊籬。

每個屋子裏，都有一個長柱形的不鏽鋼圓筒，上面呈圓錐狀，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大家都很懷疑這些是米倉，只不過放在房間裏而已。男人們都不在，我們只找到兩位老婆婆和一位在屋裏抱著孩子的婦女。後者似乎很怕羞，並不出來，我們也沒有去打擾，一眾人分開兩組和兩位老人聊天。雖然有人代為翻譯，但我離得遠了，聽得並不真切。據五指山市的領導介紹，這幾座茅屋也即將被拆除，村民都會搬到上面的新房裏去。

在什賀村大約呆了一個小時，我們便前往五指山鄉。五指山鄉在五指山主峰下，我們一路上山，沿途美景不盡，身下一條大溪，落差極大，直通半山。到達五指山鄉的水滿寨，已經是十點多了。水滿寨在五指山西南側，從這裏看五指山，頂峰仍被白雲環繞，也不知道五指到底如何神似。水滿寨也不是我們此段考察的終點，我們真正要去看的是再往上走的水滿峒。

水滿峒是海南島海拔最高的村落，據說當年馮子材撫黎開路，就曾經過水滿峒，那裡也是從西側上五指山的主道。從白沙縣過鸚哥嶺山路開始，馮子材撫黎開路這段歷史便一直跟隨著我們進入五指山區，卻不知道在將近五指山主峰時，又會聽到甚麼故事？與北部和白沙一帶受農場化影響有很大不同，我們在進入五指山區後，看到更多的是旅遊開發所帶來的影響。五指山市區有許多賓館和療養所，在五指山腰的水滿峒，我的感覺卻似乎是來到了另一個旅遊文化村。進村之前要過一條小河，一座新石板橋橫跨水上，橋前立了一竹紮門坊，上書「水滿峒」三字，門下有一個戴紅袖章的管理人員，原來要收費才能放行。門坊旁邊，開了一家雜貨店，看情形是專為遊客而設。店左側有一座兩層高的竹樓，名曰「黎樂樓」，但是空置的。

在橋上看五指山，雖然比在水滿寨時又更近一層，但仍苦於雲霧繞頂，不能見到它的真實面

目。這條小河，從五指山西南側流下，繞丘而行。河的左側，是鱗狀的梯田，倚山勢開墾。可以望見河的右側小嶺上，是一個村落。

再往前走，是水泥路了。首先躍入眼簾的，是山壁上新繪的彩圖。這些彩圖以少數民族岩畫為本臨摹，後來才確認這也是為招徠遊客而作。車子過了橋往左拐，在岔路口並不進村，而是再往山裏走。走了一段，隨行的市府官員提示大家在左手邊可以看到兩株數百年的老荔枝樹。我從窗口望去，似乎樹下有石，上面刻有幾個字，看不清楚，但是有被拜祭過的痕跡。上了山嶺是一段往山谷走的路，路口有新立的假山石，刻了「五指山」字樣，然而再去不遠，水泥路就到了盡頭。下了車才發現，有一條路直通山嶺，水泥是新鋪的，暫時只到這一段。這條路以往就是進山伐木之道，我心裡卻有了一個疑問：海南的地理，沿海一帶與內陸山嶺大不相同，五指山地區都是山嶺，在大路開通以前內外隔絕的情況下，山中縱有產出，也不能作大規模的貿易。木材似乎是山中出產的大宗之一，那麼在馮子材開路以前，這些木材又是以甚麼方式運出五指山呢，又運到甚麼地方去賣呢？從明代開始，海瑞等人就多次提議要在五指山開闢十字路，馮子材開路，固然是歷代治黎剿撫的需要，對黎境的開發與生產不知道又起了多大的影響？

我們在路下邊的濕地裏站了一會兒，就有螞蝗紛紛跳上鞋面，大家連忙撤退，上車往回走。回到進來的路口，我們進到剛纔看到的村子裏去。這個村叫作水滿上村，依嶺而建。嶺下是三間商店，嶺上的村屋很新，都用磚瓦砌成，屋壁也有新繪的彩畫。既然有上村，應該就有下村。去下村卻是來時過橋的另一側，那條路是泥路。我感覺上村似乎是這個景區開發的重點，在上村我們並沒有見到很多以往的印記，離開的時候只見村裏的壯年男女都聚集在岔路口的斜坡上修整坡壁。

到了水滿下村，房屋較上村略舊，面對村口的一座屋子，似乎也是村裏的公告欄。人們就在屋壁上寫字，上面除了小孩的塗鴉，也有村民投票的結果。轉進村子裏，我們首先對一個豬圈裏

的豬感興趣起來，它們的耳朵上都掛有小金屬牌。身旁的村民說這些豬是從鄰縣運來的，是送的。我問一個村民為甚麼會送給他們，他並沒有回答。

在下村，我們聽到了一個馮子材撫黎的故事。這個村子都姓王，唯有一戶姓馮。據說是馮子材的軍隊裡的一個兵士，不願再往前走，留下來娶了當地的一個黎族姑娘，就在這裏安家落戶。我們在海南北部時，也看到有許多關於漢黎開化與鬥爭的故事，但是漢人的勢力主要是在海岸一帶。在州縣裏與漢人雜處的黎人稱為熟黎，在山區與外世隔絕的稱作生黎。馮子材在五指山撫黎，深入到了生黎居住的中心地帶，除了剿撫黎人，似乎又把一些漢人帶入了黎區內部以至於住留其中。這些留在黎區生活的漢人，固然就要面對文化與生活的差異，他們對黎區的文化不知道起到了甚麼樣的影響？

從下村出來，有人說起黎族崇尚自然崇拜，在村裏好象沒有看到廟，北京師範大學的趙世瑜卻告訴我們說他在上村的後面發現有一個大香爐，村民會在那裏拜祭。一眾人便又趕回上村，才發現村後有一條石板路，還有木牌，寫著「開山神道」和「大香爐」。大家拾級而上，才發現原來是一個用水泥新塑的石壇，上面擺著一個大香爐，供敬香之用，方向對著五指山主峰。石壇的邊腳上，倒也有焚香祭拜的痕跡，可能是在原來村民拜祭神山的位置上重新又起了一座石壇，作為景點之一。從石壇看下去，就是小河的上段。這邊的梯田更多，是山坳裡一塊大平地。河與梯田之間，有近十步寬的距離，一條長長的木頭小徑沿河而上。這條小徑也是新鋪設的，只鋪了一段。

與在什賀村的快要拆遷不同的是，水滿峒似乎正處在一個文化重塑的過程。從居民身上看來，無論從著裝還是習俗，都已經基本漢化了。這個重塑的過程是旅遊業所帶來的，剛剛從基礎設施開始，還沒有完成。

上車之前，我又轉過頭去想看清楚五指山，雲霧還是沒有散開，始終不知道五指到底像還是不像。

附錄

我們這次在五指山的考察，由於行程匆忙，並沒有太多與當地黎族居民交談和生活的體驗，是一個不小的遺憾。我的文字更像遊記，附上一段民國時期對五指山黎區的實地調查情形，供大家思考。

民國十七年(1928)，黃強¹著有《五指山問黎記》一冊，係其於五指山地區考察黎族聚落時所記，目的在於尋求開發黎區與治黎之道。他所走的路線，是從海口出發，經府城、龍塘、屯昌、南閩、坡水、嶺門、荔枝塘新市、營根、加釵峒、紅毛下峒、吡陽、水滿、毛尚、呀南、南勝、保亭營、石塘棧、撫黎村，最後出陵水，同

行者有「位神父」及國民黨軍士一連。書後又附有明代海瑞的《平黎疏》和錢業的《憫黎詠》兩文。現將原序及黃強等人過水滿峒²情形附於文後：

附註：

¹黃強為何人，筆者不及考證，從文中看來，似乎是帶隊前往黎區巡視的政府官員。這本小書，係筆者在廣州孫中山文獻館偶然發現。

²這裡說的水滿峒，可能並不僅僅包括我在正文中提及的水滿上、下村。

《五指山問黎記序》

五指山位瓊島之中央，延袤數百里，出海六千餘尺，磴道崎嶇，長林翳鬱。黎、苗、？、伎，環山之麓而居，不與漢人雜處。既殊其方言，異其習尚，則情感斯背。往往因薄物細故，椎牛擊鼓，持眾鬥鬪，死傷壘壘焉。漢人鄙薄視之若魚鱉走獸，擯之編氓之外，其戶籍糧稅，皆不入於有司。在昔官斯土者，多陳議其事，攷之志乘，要無過剿撫二途。今夏陳公真如，獨倡築路之議，謂彼我習見，意則相融，剿與撫實無所用，聞者怪焉。蓋數百年來，剿撫互行，而黎漢之情且相越愈遠。人方疑行之者猶未能盡其術，外此寧有他途，尋常之見，錮蔽舊說，大率如此。余承陳公之命，經畫路線，南過嶺門，趨水滿，登絕頂，入深邃，而出保亭。時方九秋，天高氣爽，歷訪黎族諸峒，所至殺牛雞相候，備盡東道款曲。貽以剪刀明鏡菸絲針線之屬，則大喜捧腹，歡不自勝。相與遊息於洪泉大木之間，神志空寥，令人忘機絕俗。其風俗甚長厚，重信義，勤操作。諸峒長丁壯，大抵嫻瓊音。余留連山中者十餘日，朝夕與諸黎遊，意甚恬適，不欲亟歸。因思舊籍所載，時俗所傳，詆為獷悍荒怪，不可以教法繩治者，良屬虛誣，而益服陳公之論之有當乎事實。山谷之民，囿於鄙陋，無文字傳述，未由自致遠大。然秉質溫良，有君子之德。但能條達輻湊，闢治道路，使黎漢錯迕，頻頻相接，耳目已熟。久而自遷。治黎之道，果不在於剿撫間也。茲將途程所紀，稍加整理，以貽相知。非敢自託於著作之林，聊供茶餘酒後談資云爾。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黃強自序

黃文所記過水滿峒情形 (節錄自該書頁 42-55)

十九日，破曉，即聞王總管擊鼓催夫，然士兵食未竟，不即行。余以本日路程遙遠，決先發。宋副營長虞有他，勸勿輕進。予告之曰，吾人日來經行地所，無非高山險阻，深林叢薄，然所至老幼歡迎，豚酒款待，此種境界，雖單騎孤行，決無妨礙。遂行。已出村後，沿途山隴，繞以籬笆，上掛竹殼樹葉，中間遍豎草偶，以驚鳥獸。五里，過一峽，水流湍決，後枕五指，景殊佳美。十五里，登一山，勢陡峻，使人氣喘。及巔，見雙流，北流即吾人屢涉之水，通嘉積；西流則通感恩。計地陽至此，為由東而西南，逾此則正趨南方。蓋由那灣至五指山朝北行，至地陽乃漸趨西北，由此再轉南進，即為五指之西面。二十里，即為地陽與五指山中點。望之戟豎三指，狀若筆架。土人名巨指為馬頭，食將二指為馬鞍。又五里，登分界嶺，則無名指小指併露，惟不酷肖。土人云，五指正朝十萬峒，此其側面形也。昔馮子材關黎境十字路，自十萬峒入，沿途刻石留題，惜未一覽。四時，抵水滿峒(離地陽四十里)。居民執旂歡迎者甚眾。陳團總寶鈞導至公館村駐紮。村昔為馮子材行轅，故名。五時，斜暉在谷，虹影橫山。土人云，如是奇景，不可多見。亟出攝影機映畫機分別攝取。下榻樂會人商店。店頗廣闊，坭牆草屋。主人云，此店以二十八金造於四年前。主人衰老，髮稀齒落，久商峒中。入夜，就余述黎人俗尚。未移時，輒請去，以來夜續談為約。予怪之，一伴密語曰，此老去無他意，以染芙蓉癩，癩發不可耐耳。十時許，涼颿入戶，雜以細雨，寒暑表降至十四度。店伴云，峒人晝不揮扇，夜須擁被，雖炎夏無改。查水滿峒高出海面二千七百五十尺，尚在五指之麓，其氣候既如此，若造其巔，寒更可知。光宣間，嘗有德人於分界嶺造茅屋，結伴而往避夏暑者十餘人，又有美人十餘，利用天然岩壑，設床榻其中，幽棲月餘，夏盡始去。此外，日本人來採集動植物標本者，尤所常有。喪亂後，路途梗塞，此項旅行之跡遂絕云。

二十日，早起，寒暑表降至十三度半，寒徹骨。士兵多烘火取暖。地近熱帶，九月圍爐，亦異聞也。七時許，望五指高處，旭光冉冉，峰巒煙霧，層層隱沒，頗似美人曉妝，捲簾梳洗。雅愛其景，攝入鏡頭。飯後，天氣晴朗，請居停主人商允鄰居婦女數人，為之撮照。既畢，贈以鍼線剪刀，咸狂喜。相傳黎婦猙獰可怖，洵屬厚誣；黎女體質強健，好修飾，但不施脂粉。於十二、三歲時，以樹刺刺面上作三角形，紋凡五，涅以靛。另以珠算子作串，繞頸數匝。或以白銅片打成箍形，掛頸上。聞白銅箍大小三個為一套，恆以牛一頭易自水客焉。午與位神甫鄧技師馮偵緝員至河畔，拾取小石，為研究地質之助，並測量五指山高度。位神甫用單簡儀器，余用三角比例法。結果彼為一千二百米達，余為一千一百二十七米達。若加以吾人所立足地，原有九百米達，則最高峰當為二千米達，合華尺六千三百尺。測畢，漫行山中，崖壁相望，叢薄蔽翳，小徑敗葉尺積，螞蝗成陣。其木荔枝母生苦梓石栗等，俱大可數圍。若運海口，株可百元，阨於交通，良材老廢，不就枯槁，即遭焚化，惜哉。山麓多水田，田中沙鷗成隊，發射數翼，以充午餐。又多蛇，大小不一。黎人捕蛇以竹弓。弓藏田塍，蛇觸之無倖脫。黎人有此利器，獲蛇不少，故蛇皮為出品大宗，歲值十餘萬元。運銷歐美各國，製革履及用具。近又以之製汽車椅墊，精美絕倫，遠勝漆布。將來闢場養畜，增殖產額，亦黎人生計一端也。歸途遇兵士數人，與土人議牛價。土人索二十二元，某水客不直之，謂牛不過三百斤，嶺門時價，僅值十五六元。議不成，續來數人，均售牛者，卒與某甲成交，訂價一十二元。牛傷後足，折取半值。未幾牛至，亦在三百斤以外。夜

間放煙火及唱留聲機，鄉人聚觀，深宵始散。寒暑表降至十三度。

廿一日，早出行獵，冀獲鳥肉充食料。窮索僅遇一鳩。歸寓後，鄉人贈麋肉一塊，重數斤，夜來得自山中者。鄉人復約獵野豬黃麋。飯後出發，鄉人荷腳槍，數小犬緊隨之。犬毛短嘴銳，口烏身黃，種類為外間罕見。既至山中，鄉人縱犬入林，馳走如電，始知犬亦健者。卒逐出二麋，自鄉人方面竄逸。以距離遠，腳槍不能及，麋蹤遂逸。守候逾時，無所遇。予頗快快，乃告鄉人，以對面山石，假作黃麋，擊槍發射，石火迸出，鄉人嘖嘖驚嘆。旋鄉人以某山多野豬，約率犬往。余伏澗邊，囑鄉人守山後。犬逐豬出，鄉人迎擊亦不中。時日已西沈，相將返。位神甫鄧技師孫醫生等亦自外歸，衣服盡濕，渾身泥濘。笑問故，位神甫曰，離此七里有潭，深莫測。途為林樹所遮沒，折腰撥樹，行水泥中，撲翻者屢。結果炸獲魚類數百斤，士兵撈獲數十斤，余任鄉人取去。是夕，老人復來，談黎人婚喪俗尚。黎早婚，薄有財產者，八九歲即娶婦。其締婚手續，先由男家父母，取得女家父母同意，備銀鐲一事，諷吉文定。迎娶之先一日，女家送豬肉半隻及箭一枝至男家。翌日，男家備牛若干頭(富八貧二)、大洋一十二元、錢七百元、布一疋、內衣一件、褲三條、瓦缶一、酒瓶一，陳列室中。請女母或其親人前來點驗。如認為聘物齊備，許可迎親，則男家再派男子二人，漆面為媒，另以工人挑禮物，擔竿縛弓箭及女家箭，迎新娘歸。女家戚串百數十人不等，隨至男家大嚼，並歌唱取樂，但不舞蹈。四日後，新娘歸寧，母家宰牛款待。留牛之半，備新娘攜歸。新娘歸時，眾又尾往，狂嘍轟飲，絕無客氣。俗例如此，窮人亦不能免。又黎人患病，云有鬼祟，請巫驅逐。其法取米篩一具，中放衣、褲、剪刀、尺、鏡、雞蛋一隻、米一碗，巫者持香望空狂呼病者名字，以招其魂。病人幸愈，則酬巫一元，殺雞謝土地。巫亦有兼醫生者，則酬牛一頭，不幸死亡，村人皆撫屍而弔，並燃放腳槍多響。黎人住宅狹小，死者草席裹屍，外網白麻，停放一隅，家人迫處而臥。鄉鄰相與入山，砍伐大木，鑿槽形之棺，四週鑽孔，繫藤不釘。殮後，縛牛木椿，發箭斃牛，烹奠死者。停棺三日，死者已嫁之女及親戚等，均來弔唁。其有牛為祭者，亦斃之如前狀。葬事既畢，置石卵木片為號。富有之家，則赴嶺門陵水聘請勘輿，為覓吉地焉。

海南考察印象記

黎麗明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2002年12月17日，星期二，晴。我們一行人早上八點半上車，沿著海南島西線高速公路從海口出發，直奔儋州市(現今的中和)東坡書院。經過兩個多小時車程，我們出了高速公路，轉上鎮內的鄉間公路。一路過來地形都是很平緩的，屬於平原地帶。在鄉間公路上看到當地人還使用牛車運載糧食雜物。這種牛車我們在隨後考察三亞時還有見到。在經過半個多小時的顛簸，我們終於來到了東坡書院，感到蘇東坡當年來到這裏真的很不容易。由於我對海南歷史和現狀一無所知，於是我將自己的觀察點放寬一些，帶著遊客的心態，既關心它的歷史，同時也關心現狀。

東坡書院，原為載酒堂，是蘇東坡被貶到海南時居住的地方，元代的時候將東坡祠也遷到這

裏來，清代稱之為東坡書院。東坡書院為三進式庭院。穿過正門，便是載酒亭，為明朝萬曆年間儋州知州陳榮選建的。載酒亭之後就是整座建築物的主體——載酒堂，載酒堂後有一個大殿，大殿的兩旁還有幾個小庭院。載酒堂內陳列了歷代官員、學者名人所撰的詩文碑刻，共13座，是研究當地歷史及當時題字官員學者的很好材料。大殿正中是蘇東坡、他的兒子蘇過和好友黎子雲的塑像，上有「鴻雪因緣」的題匾。在兩旁其中一個院子外面，立了很多當今海島名人題字的碑，上面都是些歌頌蘇東坡對海南島的開發、處理好黎漢之間的關係，還有緬懷古人等等的詩文。以下整理的是一塊較清楚的碑文(編者註：碑文未經校閱，文內標點為編者所加)。

祭東坡先生文

維萬曆八年歲次庚辰五月朔己巳越祭日辛未

欽差整飭海南兵備兼提督學校分巡道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舒大猷，謹以牲禮庶品致祭於宋大學士蘇文忠公東坡先生之神曰，大猷自幼學時，讀先生之文章，仰先生之節義，每概先生不可作，得遊先生之里有幸矣。迨遊蜀而守眉也，入先生之故里，拜先生之故居，則見古榆數百年，枝幹崢嶸；蓮花千百朵，香色鮮妍。父老告予曰，惟榆及蓮，植自老泉，手澤之遺世，寶之傳於是，吉蠲奠老泉之墓，購材葺木假之[?][?]，慰予生平之顛矣。未幾，予亦南旋，猶未親履其所經歷者也。載進東粵，為先生謫寓之所，往跡可尋，遺蹤如在，遊韶銘九成之台，居惠開西湖之勝，在儋州載酒有堂，枕榔有庵，春夢草笠，隨遇皆安。是則地無險夷，是無順逆，先生之心處之一矣。瀛洲瘴海，奚喜奚悲，節義文章，愈堅愈奇，先生之心化而濟矣。猷叩承

皇命，秉憲災災，校文閱武之下，懷先生其未忘，戊寅之夏，拜遺像於儋耳。祠敞像剝，未及新之也。明年，更新其祠像，未及奠之也，又明年，洗爵采藻，乃告奠焉，申夙愆也。嗚呼，五指山嵯峨南海汪濊，儋士之鎮也。過化一時，清風百世，儋人之師也，惟鎮不磨，惟師不朽，先生之名，海山同久，尚饗。

有趣的是，凡是有一定官職的人，比如儋州市市長、海南省的政協委員、海南大學教授等，均有在碑文後寫明其姓名職位，而有些碑文則沒有列出撰文者的姓名。儋州市的好幾位市長、副

市長都為東坡書院題過字。

從東坡書院出來，我們再繞回鄉間公路，抵中和鎮的鎮中心。這裏指的中心，其實就是一個集市。我們考察的古跡就在這個集市的周圍。中

和古鎮瀕臨北部灣，是溝通南洋與海島、大陸的中轉站，商業貿易的地位重要。這裏的古跡很多，有寧濟廟、關帝廟、天后廟、香街和古城牆等等。由於停留的時間不多，我們一行人決定分散開來，分頭去找尋這些古跡。

這時正是中午，集市主幹道上車水馬龍非常熱鬧。我坐在汽車上四處觀望，充滿了在城市長大的學生對鄉村生活的好奇。離集市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個牛市，有整輛東風大汽車運載的，也有拖著一、兩頭站在路旁出售的。牛在這裏不僅是農業的好幫手，還是鄉間重要的運輸工具。市鎮上，有好幾個沒有門面，一張客人坐的椅子、一箱子工具、一盤水、一面鏡子就能營業的理髮「店」。主幹道的一旁約二十米一字排開的都是做賭博生意的小攤檔，都張貼著賠率的廣告。我們大家都很好奇，究竟是甚麼機構、個人在幕後操縱這些攤檔？這裏大型的汽車、小汽車不多，見得最多的是載客用的摩托車。摩托車經過改造，旁邊多加了兩個位子，位子上再增加一個可以擋雨的篷，有趣的是，開著這些摩托車載客的多是女人。我們後來在海南島東南面的陵水縣縣城，也見到這類的賭博小攤檔和改裝過的摩托車。

基於對海南洗夫人歷史的興趣，我們之後到了寧濟廟。據寧濟廟內的簡介，此廟建於唐初。經過近年的修復，廟的主體建築仍保留完整，尤其是保留了明代雕鏤的壁雕，廟內還保留了道光年間的碑刻。寧濟廟正門外，還張貼著該廟 2001 年全年的收支情況，下半年的被撕走了，不過從上半年的收支來看，收入是多於支出的，大概多一倍左右，其中支出一項包括了進香、蠟燭和工資。另外還張貼了一張關於甯濟廟重建後的簡介，談及寧濟廟是在 1988 年由群眾捐資重建的。自 1988 年到 2000 年期間，主要是奉行「以廟養廟，以文養文」的原則，並在 2000 年 1 月 16 日由基金會負責人接收一切。2000 年間，新舊居委會三次向該廟共借用 28,000 元人民幣。而關岳紀念堂（疑為附近的關帝廟，筆者注）自 1999 年在建造大殿等時共借用了 50,000 元人民幣（參閱附圖一）。另外還有一張通知香客舊曆十一月二十四

日是洗太夫人的誕辰，若要參加的請前來報名的告示。進了大門之後，正對著的是一個小門，兩邊是明代的壁雕。其中一面壁上有江澤民 2000 年參觀完洗夫人廟之時，對洗夫人的稱頌之詞。從小門進去就是大殿。儋州市人民政府設「寧濟廟管理處」專司管理¹。在廟內有三兩個老婆婆在管理這間廟，她們負責出售介紹寧濟廟的書籍。她們招呼我們，並叮囑我們不要拍攝洗夫人的照片，並向我們每人派發了兩根紅頭繩和一個蘋果。她們與寧濟廟管理處、基金會有甚麼關係呢？我雖然很想知道，但礙於時間緊迫，也沒有來得及細問。我們前一天去的海南島瓊山縣新坡洗太夫人廟跟這甯濟廟，每年的大型遊神活動日期都不同，前者是舊曆的二月十一日，後者則是舊曆十一月二十四日。訪問當日，新坡洗夫人廟的一位姓梁的管理者告訴我們，二月十一日是洗夫人的誕辰。但是甯濟廟其中一位老婆婆告訴我們，二月十一日是洗夫人的誕辰，十一月二十三日是洗夫人的出征日，寧濟廟只慶祝在十一月的這個活動。海南島東部一帶的農村盛行軍坡節。這個節日在每年的農曆二月舉行。這兩間廟，同是很多外鄉人去拜祭的廟，同是海南島的主要廟宇，一個在海南島的東北部，一個在海南島的西部，究竟這兩者之間有沒有存在甚麼關係呢，其在信眾心中有沒有甚麼不同呢？

離開寧濟廟，我們去吃中午飯。市集的主幹道上沿街的都是小飯館。每家飯館店前皆有一兩個鍋，鍋的口徑很大，有點像做大鍋飯用的那種，架在煤爐上，上面還放著鐵鏟。可能也只有這些鐵鏟才能做這些大鍋的鏊子。那時已經是 1 點多了，或許已經過了午飯時間，在館子裏吃飯的人並不多。我們吃飯的地方是在一家館子店面的裏面，看樣子可能是主人的居室。在這家小飯館，我們吃到了十分美味的粉，至今我們仍讚不絕口，還有不少以「東坡」命名的菜。一問招呼我們的一位小學生（可能是店主的女兒）在那裏讀書，她說是在東坡希望小學。頓時覺得，這個鎮已經被「東坡」包圍了。

飯後，我們就按計劃分頭找古跡了。我們不斷詢問當地人附近有沒有廟，廟在哪裏？在我們

找廟的過程中，沿途發現了不少土地廟，才三、四條小巷，就見到三、四個土地廟。土地廟的橫匾各不一樣，有寫著「福安坊」、「天佑宮」或「保育堂」，也有沒有橫匾的。本地人告訴我們，這是一條村子，村子是雜姓村，有姓王、姓謝等，這裏的人還有種地的。此外我們還找到了一間北帝廟。廟很小，只有一間破舊的小房子，裏面沒有家具裝飾，就只有一張神案，上面設有兩尊神主牌，都是祭祀北帝的。房子破舊，看樣子似丟空了，但是仍可看到有信眾的寄名符等，應該是還有信眾的。在小巷裏，我們看到不少私人的住宅，門的橫匾上寫有「河南郡」或「晉郡」等，似乎在標識他們的祖先的來源地。房子的大門旁邊通常擺放著像狗一樣的石頭，有些只是一塊普通的石頭，但上面刻有「泰山石敢當」或「石敢當」等。及後發現了一塊上面刻有似是一道符的石頭，其中的兩個字「嚴界」是清楚可讀的。據本地的村民介紹，這些是每家每戶都有的，放在門口，或放置在公共街道上一些比較邪的地方，以辟邪的。在之前考察海瑞和丘浚故居所在的金花村，也有見過這種石狗，但只是擺放在供奉土地公的小廟前。同行的老師認為這種形制與雷州半島上看見的很像，因此推斷這種風俗可能是從雷州半島傳過來。²海南島受大陸文化，尤其是漢文化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了，但是受其影響的過程、方式、空間範圍和時間年代就很值得關注了。石狗的歷史或許能提供一些答案。

在前往考察當地城牆的路上，我們穿過了一條很有民國建築風格的舊街。街的兩旁是兩排頗有南洋風味的騎樓。雖然顯得破舊不堪了，但從騎樓頂端的裝飾花紋和窗櫺上漂亮精緻的圖案，可以推測當年這裏曾經是非常繁華的，海內外商人雲集。當年這裏的商業地位和其在海南島貿易網路中的地位很值得進一步的研究。是甚麼因素導致它繁華和衰落呢？

在路上，我們還找到一間關帝廟。經本地人指點，從關帝廟的側門出去不遠是「定武門」。城門很大，有3到4米寬，進深約8米至10米長，為兩層式結構，兩層之間是一處廣闊的空間，結構與一般所見的城門差不多。城牆及城門的規

模，無疑與中和鎮在海上貿易的重要性是相稱的（參閱附圖二）。據記載，城垣的修築與防禦海盜有關，明朝洪武年間，曾在此大規模修建城垣樓閣。³那麼中和的海上貿易歷史是怎樣的呢？由於時間所限，我們不能夠從城門往外走到海邊去考察，只能對城門有一些感性的印象。

對中和鎮的考察，焦點是它在古代海外貿易圈中的地位，並以此考察古代東南亞、越南、海南島、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和日本之間貿易的情況。因此重點就放在關帝廟、洗夫人廟、石狗、城門、舊商業街，以及整個鎮的結構佈局等這些與漢人、漢文化、移民、貿易有關的古跡上。結束了中和之行後，我們試圖找尋白馬井鎮的另一古跡，更直赴出海口，看看原來的海港及漁村，由於時間不足和對當地的地理不熟，我們並沒有找到。於是轉而向海南島的中心地進發，轉戰少數民族較多的五指山。從中和鎮到五指山市，共走了六個小時的車程。我在半睡半醒中，感受海南島地形的變化。沿途有不少的農場，有些地方還是以農場命名標識。這些農場大多數是在解放後開拓出來的，現在剛好處於漢族聚居點與少數民族聚居點的交界處，甚至是少數民族的聚居處。這些農場是怎樣改變海南島原有的社會結構和族群關係呢？我們現在看到的黎、苗情況在大規模的開拓農場之前有甚麼不同呢？我們的車是一路攀升的，從平原走向山區。過了白沙縣之後，就是山路了，也不知道翻過多少個山頭才到達我們的目的地五指山賓館，到達時已經是繁星滿天，皓月當空了。一天的行程終於結束。

我們停留在中和鎮的時間才幾個小時，對它只有一些感性的、主觀的認識，所見所想的也只是一些皮毛，提出來的問題也沒有辦法馬上解答。正如一位老師說的，如果要有甚麼來作為總結性的結論，那就是它的歷史和現狀很值得有更深入的研究。

註釋：

¹ 儋州市寧濟廟管理處：《寧濟廟資料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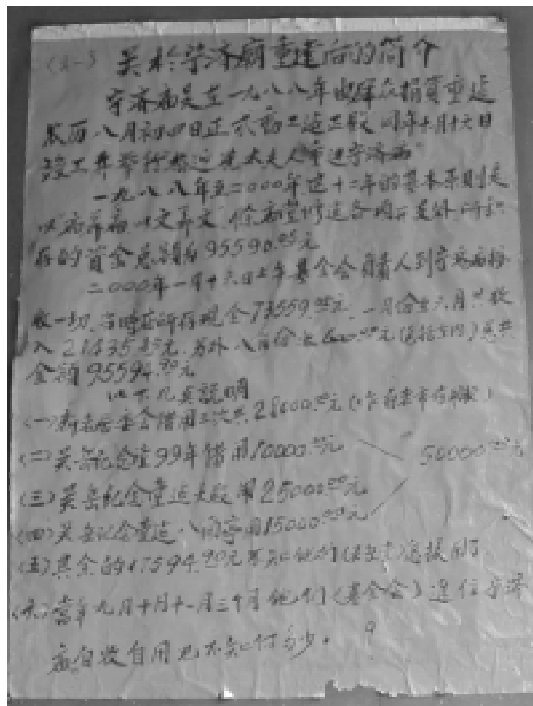
² 關於雷州的石狗，從雷州市政府的官方網站上看

到，石狗指的是，放在古城門、村口、古道、巷口、門口、水口或古墓前，一尊尊或坐、或蹲、或伏，用玄武岩石雕刻而成的石狗。石狗經歷了從「圖騰崇拜」到「呈祥靈物」到「守護神」的演變。雷州先民在春秋時期形成共同對狗的圖騰崇拜。及至南北朝的陳朝太建二年(西元 570 年)，雷州獵戶陳珙養有九耳狗。此犬與雷祖陳文王誕降的傳說有關，詳情可閱《雷祖志》。狗被神化為「呈祥靈物」廣泛地成為人們所所敬崇。雷州先民以青石雕刻成石狗，安置於村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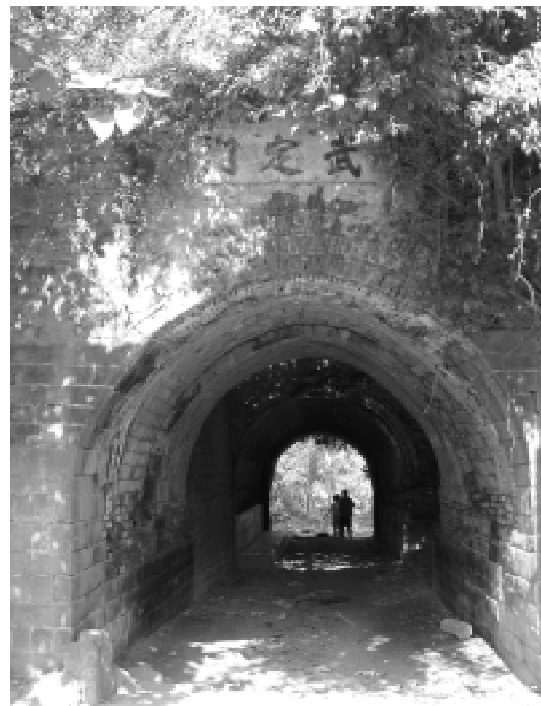
巷口、門口、山坡、田坑、水口、溪河或墳地。每逢初一、十五日早晚燒香奉祀，以鎮邪去魔，保境安民。雷州石狗是在雷州社會歷史與地域自然條件下，古代先民多民俗文化融合地產物，帶有濃厚地宗教信仰色彩。(<http://www.gdleizhou.com/dog.html> , <http://www.leizhou.gov.cn/news/200211/20021120180348.htm>)

³ 王天津《明珠海南的民俗與旅遊》(旅遊教育出版社，北京，1996年)，頁 201。

附圖一、寧濟廟重建後的簡介



附圖二、中和古城城門



海南考察散記

賀喜

中山大學歷史系

去年 12 月中旬，我參加了為期五天的海南島考察活動，同行的有來自英國、日本、香港和廣州等地約 20 位老師和同學。短短幾天裏，雖然所見都是浮光掠影的片斷，但仍隨手寫了下來，或許可作為一個開端。

我們的航班是 16 日中午時分降落在距海口二十公里的美蘭機場。在南方之南的這座島上，季節的流轉顯得若有若無，一下飛機，溫暖的陽光像精靈般在身上跳躍。不少學者在機場就換下冬裝，以 T 恤或襯衫的形象「閃亮登場」。

這一天，主要在海南北部的瓊山與海口考察。先到了瓊山市新坡鎮的「洗夫人紀念館」。該館其實是一座廟宇，門外建有一條碑廊，地上還散落地堆放著幾塊碑，其中的一塊刻有「創婆人」的字樣。紀念館的副館長告訴我們，此廟原建於梁沙村，後因擴建所需才遷來現址，當地人一直把洗夫人稱為「梁沙婆」。梁沙婆廟建於明代，由進士梁雲龍創建。海南一年一度的「軍坡節」，據說就是模仿洗夫人出軍儀式「裝軍」。在舉行這一活動的時候，人們從農曆二月初六開始封齋？不吃豬肉，一直到二月初十二日才開齋。「軍坡節」時，海口、瓊山及附近村鎮的人都會雲集於此，場面剎是壯觀。在這裏，我們還看到了一塊很有意思的碑刻（參閱附錄一），上面記錄著「一甲」、「二甲」等名稱，據副館長介紹，他們至今仍以「甲」的形式組織起來處理地方上的事務。

離開新坡，我們驅車到達海南瓊台師範學校，創建於清康熙四十四年的瓊台書院就座落在

學校內。據說，粵劇裏有名的《搜書院》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裏。幾經修復的書院，紅牆碧瓦，已經很難找尋逝去歲月留下的斑駁痕跡。

我們訪問的第三站是五公祠，所謂「五公」指的是唐宋間被貶謫到海南來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光、李綱、趙鼎和胡銓。五公祠的院牆上有一塊宋徽宗趙佶於宣和元年（1119 年）立的「宣和御碑」，宣揚道教。院子內我們找到一個充滿了佛教風格的石雕殘柱，科大衛推測圓柱的頂部原來應該還有一個小佛像，他推測在宋徽宗宣揚道教之前，此地應是一個佛寺。

離開五公祠，我們來到瓊山縣的金花村尋訪明代名臣海瑞與丘浚的「故居」。海瑞「故居」與公路相鄰。頗有意思的是，被當地人稱為「海瑞故居」的建築，高掛著「林大天君古廟」的匾額，正殿正中高坐著的是林大天君像，而規模較小的海瑞像反居於正殿的右側，左側並排安放著火神娘娘與懿美娘娘的神像。正殿前方還擺放著三張遊神用的小神座，從左到右依次是：「趙將軍之神位」、「憲總領林大天君神位」、「金將軍之神位」。這幾個神之間到底是甚麼關係？這些不同的神是在怎樣的歷史過程中被放進這同一個空間的？海瑞在本地人心目中的形象又是甚麼樣的？這些都是大家心中的疑問。

金花村的道路迂迴狹窄，而丘浚故居在這房屋鱗次櫛比的村莊裏更顯出一種古樸的韻致。我們參觀的是「瓊山丘氏祖祠」和丘浚兄長的祠堂「可繼堂」。祖祠進門處鑲嵌著「瓊山邱氏祖祠重建碑」（編者註：文句和標點皆依原文）：

瓊山邱氏祖祠重建

元季，閩、晉江過瓊始祖均祿公，官瓊，遭遇不能歸，占藉瓊山，家於府城下田村，今（金花村）。邱氏子嗣世代繁延，歷代宗親仁德久著，史冊炳彰，海內外聞名，祖祠年年上祭，香火不斷。

時至今日，星轉日移，滄海桑田，蓋數百年矣，祖祠歲久敗壞，殿宇失修，棟折垣頽，祠門失持，搖搖欲墜，庭園失管，棘草叢生，舉目蒼涼，是故，邱氏子嗣共襄修計，捐俸重建，於己卯年季秋擇吉鳩工，終庚辰年仲春告竣，是為記。

庚辰年二月初九日進宅大吉

公元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四日刻

管理祠堂的丘先生是丘氏第 22 代子孫，據他介紹，丘氏在這一代勢力很大，金花村大部分都姓丘，兩座祠堂都是由丘氏族人自籌資金重修的。丘氏還留下了 51 本族譜。因掌管族譜的人外出，我們無緣得見了。丘氏祠堂的門口貼滿了褪了色的符。丘先生說，每年的六月廿四日，都有齋戒的儀式，主要由金花村負責組織，而舞獅和八音等節目是表演的常項。當然，他們也會去新坡的洗夫人紀念館慶祝「軍坡」，在參加的那一年，人們會就在紀念館外立一根竹竿，代表著這家人已經參加了該項儀式。

12 月 17 日，我們從西線高速公路，沿北部灣岸線，到達儋州(現今中和)。在儋州先到了「東坡書院」。一入院門，「欽帥泉」旁的「欽帥泉碑」，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此碑由舊碑刻成，背面的舊碑字跡模糊，依稀可辨的僅有如下幾行：

東坡宮，田四丘，原九畝 分一厘，
並查祠邊空地一畝餘 府城官地屋
八間。共 東坡 兩俱給予門子
買辦。本祠 蓋欲 先賢之，
則看守者 切不可加厚也，後之君
子垂念焉。

由於認碑花去了太多時間，書院內「載酒堂」環壁的碑刻，反而無法仔細揣摩了，只能留戀地看上幾眼，萬分不捨地匆匆地上路。

儋州中和鎮的寧濟廟也是供奉洗太夫人的廟宇。廟門的牌樓是一個類似亭子的建築，朱紅牆壁上「國史演義」四個大字尤為引人注目。我與同去的同學面面相覷，不知作何出處。廟門右側貼著有關神誕活動的通知：

好消息：本月二十四日是洗太夫人誕辰，如有興趣參加者，請到廟來報到。時間十三至二十日止。舊曆十一

月十三。寧濟廟啟。

可見，寧濟廟的神誕活動與新坡鎮的「軍坡」不是在同一時間。

寧濟廟的殿前有「九峒黎首石雕」，惟妙惟肖。居中的黎首像最為高大，雙手被縛於身後，其餘八位呈戴枷跪拜狀。前年在北部灣沿岸考察時我們也看到了類似的石雕。廟內現存碑刻兩塊：其一為《儋州洗太夫人廟碑記》，此碑於清道光二十八年八月為學正林湘源等立，由林召棠撰文，記述洗夫人傳略、其在儋蹤跡，以及善信捐錢買田以資香火等事，比較有趣的是，有記載說海南現有洗夫人廟多達五十餘座，而碑記卻說「夫人專祠，海南少見」。另一塊為《甯濟廟洗夫人加封碑記》，碑已殘斷，為知州徐錫麟立。

當被問及所祭拜的是甚麼人，當地老人脫口而出說是「阿婆」。當我們向管理廟內雜物的老婦問及同樣的問題時，她們拉著我們去看正殿寫有「洗太夫人」字樣的匾額，頗為自豪地說「洗太夫人啊，我們拜的是洗太夫人啊。」可見，在不同的人心目中，洗夫人有不同的意義；當地人在面對不同人說話時，「洗太夫人」也在悄然轉變著角色。

是日正是中和的墟期，街市上熙熙攘攘。在海南的鄉村，女人們似乎承擔了更多的家庭責任，載客的、做生意的多是頭戴「椰帽」的婦女；而不少看上去無所事事的男人，或是騎著摩托車，或是購買彩票，在投機的歡樂與失意中打發閒暇的時光。略微僻靜的石板路上，豬、雞、鴨、鵝悠閒地踱著步子。我想，很多歷史就是在這樣的流淌著的尋常時光中被創造著，被改寫吧。

為了在有限的時間內，看到更多的「中和」面貌，大家兵分數路，各自去找尋自己感興趣的

事物。程美寶、黃國信找到了「關嶽廟」的原址，陳春聲興致勃勃地說他看到了迄今為止他所看到的最漂亮的城門。我在鎮裏急匆匆地走了個來回，也發現了一座城門，裏外三重，呈拱形，最外面的一重只剩下斷壁殘垣了；當時感到可惜，沒有看到「最漂亮的那座」。後來問起陳老師，才發現其實是他使用「最漂亮」這個詞語的習慣，導致了誤解。

下午在白馬井港口考察後，我們就從海南島的西北角，沿著一條向東南方向蜿蜒的山區公路，向海南海拔最高的五指山地區進發。在夕陽和星光中，驅車進山是一種享受。山川明明淡淡地從車窗外一一掠過，趙世瑜和程美寶還低聲唱起了懷舊的老歌。在行程緊張的考察中，這真是難得的閒暇和放鬆。當然，也許領隊的老師是另有一番「別樣的心情」。因為路況很差，百餘公里的盤旋山路，足足走了4、5個小時，可想而知，對於「竹杖芒鞋」的古人而言，出山進山是多麼艱難。

28日整天，我們都在五指山地區考察。上午先到了五指山市沖山鎮的什賀村。就在公路旁的平地上，保留著一小片黎寮。黎寮多以茅草為蓋，竹木為架，再糊以草泥。黎寮粗糙簡陋的外觀讓我覺得這是久遠年代的留存，訪問後才知道有的黎寮是在解放後才興建的。我們在一家黎寮前訪問了一位黧面的阿婆。她說自己不是當地人，祖上從福建過來，她原隨父親在瓊山生活，後來飛機來了，她就逃到這裏來。我們猜測「飛機來了」，應該與日本人對海南的佔領有關。語言不通給訪問造成了很大障礙，不然，阿婆的故事說不定能成為精彩的文章。

接著，我們走訪了位於五指山腹地、據說是全島海拔最高的村落——水滿上村與水滿下村。這兩個村子建成的年代並不久遠。據當地人介紹，水滿下村共有21戶，全入黎籍，除了一戶姓馮，號稱是馮子材的後代外，其餘的均為王姓。不過，馮姓人似乎已經完全融入了當地社會，周圍的鄰居皆稱，「他們（指馮姓）和我們是兄弟」。

在這兩個村子以及下午考察的苗寨中，似乎

很難找到我們所熟悉的理解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那套語言，如「廟」、「宗族」、「碑刻」等等。我覺得有點手足無措，不清楚對於每天生活在這裏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甚麼，他們以怎樣的方式與他人交往並建立起自己的網路？

19日，我們開始了南部考察之旅。這一天，考察的是陵水縣。陵水給我們的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它雲集了眾多的會館與廟宇。在縣城我們參觀了瓊山會館（曾為陵水縣蘇維埃政府舊址）和順德會館（曾為農民協會所在地）。據當地人介紹，這樣的會館還有很多，不過現在大都蹤跡難覓了。從會館出來，我們又尋訪了龍王廟、天后宮、南育廟、三味寺和東區古廟。這不由使人提出這樣的疑問：陵水城為甚麼會有如此眾多的會館？民國時期，在農會與商人、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各種矛盾的交織中，地方控制的狀況是怎樣的？這麼小的範圍裏，有佛寺，有地方神祇信仰，廟宇眾多，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

在陵水新村港，憑海臨風座落著三江古廟，拜祭的是三江娘娘。管廟的老婆婆大概是怕驚了娘娘的「聖駕」，操著很難聽懂的一種語言（不是「蟹家」話），把我們逐出了門外。這是此次考察吃的唯一的一次「閉門羹」。

在新村港的海面上，我們乘坐快艇體驗了一下出海的感覺。開艇的年輕人指著沿海那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子和海面上的魚排說，這一帶生活的都是「蟹家」。並且，他也說自己是「蟹家」。他的廣府話說得相當流利。當劉志偉問他是否通過電視廣播來學習廣東話時；他說，這裏看不到粵語的電視，他說的是「蟹家」話，這裏的人都是說這種話的。

在三亞與陵水縣沿海沙灘上埋有伊斯蘭教古墓群，這些墓葬上限可上溯至唐代，而下限則至元代。我們在陵水與三亞交界的地帶找到了考古發掘現場。這些古墓與不同時期的許多墓葬雜錯在一起，上有蝦池，下連瓜田。這與伊斯蘭教墓塋不與其他民族雜葬的喪葬禮儀大相徑庭。

20日是海南之行的最後一天。上午考察的主要是三亞羊欄的回族村落。羊欄有回輝和回新兩村，我們走訪的是回輝村，村民約7,000餘人，絕

大多數都是信奉穆斯林。回輝村有兩個規模相當可觀的清真寺「西北大寺」與「清真古寺」。西北大寺外豎立有刻於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正堂禁碑」。在這裏，我們訪問了當地的阿訇，他向我們介紹了自己在四川峨嵋山拜師求學的經歷，他也在向自己的女兒傳授當阿訇所需的知識。我們的下一站是崖州古城。在學宮的四周欣喜地發現有幾十塊碑刻，尤其是道光時期的《鍾公牌坊捐碑》刻滿了會、坊、里甲、賓興、所等地方機構，還有「林氏社會」類似於宗族的組織。

經過幾天的考察，頭腦裏盤旋著太多需要解答的問題：五指山地區的族群與開發是怎樣的？在海南，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我們沒有走訪基督教堂）和眾多的地方信仰間存在怎樣的關係？北部灣的貿易體系與海南的關係是怎樣的，在貿易中米和鹽扮演著怎樣的角角色？海南與整個南中國海、東南亞的貿易網路是怎樣的？……

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海南已是「層累歷史」疊加下的圖景了，如果心中只有對遙遠過去的關懷，那只能是一葉障目。或許，海南今天的格局更多的是民國後開發的結果。我們看到：在五指山地區某條不知名的河流裏至今仍佇立著日本人建造的橋墩；重崗複嶺間，水滿上村的村民們正努力把他們的村落改造成一個旅遊的景點；通往羊欄的公路上，農民們正在忙碌地裝運輸往北方的冬季瓜菜；而在幾天前的新聞報道裏，粵海鐵路通車的消息又成了熱點話題，海南終於進入了中國鐵路交通網……歷史與現實的對話永無止境。

無論怎樣，短短幾天的考察，大家心中似乎都有了一個「海南情結」，對這個中國最南端的省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了這種種的疑問、思考、感觸，我們的確可以欣慰地說一句「不虛此行」。

附錄一、冼夫人紀念館外的萬古流芳碑

萬古流芳

公元一九七八年重建婆名單
創婆人梁安義 梁定山找木料
梁安炳室主
協建人 按款額排列【列】
貳拾元 梁振鴻
壹拾伍元 梁安森 梁定昌 梁定萬
壹拾元 梁居福 梁安義 梁安貞 梁安利 梁定江
梁定俊 梁定程 梁定勳 鄭孝章
捌元 梁居美 梁安科 梁定養 梁定連
柒元 梁定吉 梁振法
陸元 梁安周 梁定鵬
伍元 梁安標 梁安泉 梁安榮 梁安炳 梁定
梁定雄 梁定岩 梁定實 梁定謙 梁定文
梁振壽
叁元 梁安光 貳元 梁安悅 梁定根
公元一九八一年五月吉日立

公元一九七九年提議建廟簽名
主持梁振鴻 呈文梁廣榮
各甲代表
一甲邱世權向上申請代表
二甲許之良
三甲梁其昌 梁沙村 梁定熊
四甲梁振琨
五甲陳文河 保禮村 梁定富
六甲梁定富
七甲梁安川 彩村 梁振琨
八甲周有德
九甲陳家裕 南坡仔 陳文汀
十甲梁定
梁陳村陳家裕

《清江縣賓興全集》與晚清清江地方社會

徐萍

廈門大學歷史系

江西臨川府清江縣，亦即清代江西四大名鎮之一的樟樹鎮（又名清江鎮）。清江地區獨特的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造就了一代「藥幫」的興起和發展。清代清江商人在當地的社會事務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文所要介紹的晚清清江縣賓興活動及《清江縣賓興全集》即是由清江商人張蓮卿（即張祖恩）推動和編輯的。刊刻於光緒十九年（1896）的《清江縣賓興全集》（以下簡稱《全集》）詳細記載了晚清清江縣的賓興活動，即資助地方教育和科舉考試的活動。全書共四卷，收錄了從同治九年到光緒十三年間清江縣賓興局的有關檔案共計 220 餘種，包括有關契約、稟貼、官府文書、賬目簿記、局紳文件、訴訟文書等，內容十分詳盡。第一卷主要是介紹清江賓興活動的發起和最終形成；第二卷詳細列舉了從同治十年到光緒七年的當舖歷年賬目，以及關於考費散發的具體發展過程；第三卷主要敘述由於散發考費所引起的舞弊行為以及解決途徑；最後一卷記載的內容主要是關於賓興部分款項開設當舖所引起的各方爭論與官府的最後裁決。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這一地方文獻所包含的歷史資訊略作介紹和分析。

首先，《全集》第一卷及第三卷關於賓興的產生及其資助活動的內容直接反映了晚清清江的地方教育和科舉考試的狀況。清江縣較早就有資助科舉的傳統，如早些時候在所屬各鄉就出現了類似賓興的公益機構，但正式以縣賓興局的形式開展制度化的賓興活動則始自同治年間。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太平軍與清軍在江西境內反覆爭奪，清江整個的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同治三年（1864），任長沙知府的清江人呂世田，「始謀設江西賓興會，鄉人之商於楚者，咸欣然樂從」。當時貿易於湘潭的清江商人監生張祖恩和職員熊景仕、張榮久、熊源元、羅鍾興、歐陽尚禮等，倡議發起成立清江賓興會，設立基金。同

治九年，張祖恩等人正式呈報清江縣，全縣勸捐。賓興主要由在外商人發起，但其在清江縣內的正式開展，則是縣內的一批知名紳士牽頭進行的。同治九年（1870 年），當時家居的呂世田等上《請縣通諭勸捐稟》，領銜者包括前浙江鹽運使司朱孫貽，戶部主事前翰林院關耀南，東河補用同知黃鑒，前安徽宿州州判鄒應華，前貴州開州知州彭乘鐸，前廣東澄海知縣王作韓等紳士共 42 人。

從資料來看，清江賓興活動的經費主要有三個來源：第一是湘潭及常德等地的買賣厘金及商幫公產租金等。從同治四年到九年，共募集白銀 11,825 兩，其中 8,700 餘兩購置店房，以其受益和其餘銀兩資助清江賓興和書院膏火。從同治九年到光緒七年又得到助款銀 850 餘兩，制錢 1,002 餘串；第二是全縣勸捐所得。同治九年二月，張祖恩等人正式呈報清江縣，縣令准其請，並發諭全縣勸捐，獲錢財 11,000 餘貫；第三是公款發典生息。同治十一年二月，各紳聯合上稟，請求將咸豐五年（1885）樟樹團練局集資款撥還清江。此款最終歸還清江，大部分用於賓興典作為典本，蕭江書院和賓興會 6,770 兩，章山書院 3,000 兩，郡城育嬰堂 800 兩，樟鎮存嬰社 500 兩，均發典生息。這筆資金的注入，大大加強了清江縣賓興活動的物質基礎。最後，經縣、府批准，設立清江縣賓興局，由秀才羅仰伊、楊逢泰、楊熙露、任文藻和貢生陳道南五人主持局務，又設賓興典質鋪於樟樹鎮南橋街，所有錢財均交由經營。從此，賓興活動正式啟動。

賓興經費廣泛資助於地方教育和生員科考的各種費用，《全集》指出：「凡童生考試卷價，入泮之學師束修，省試之旅費，會試之公車，非凡優撥貢朝考旅費，蕭江書院之山長束修，生童考課之獎金，皆於此取給焉。」關於賓興經費的發放，清江縣賓興局從一開始就制訂了較詳細的

章程，其中包括文童飯食和卷費、各學門斗飯食、文武鄉試、各學老師束修和文武會試等費用的發放規則。儘管如此，在賓興經費發放的實際過程中，卻常常發生違規作弊的現象。例如，在鄉試費用的發放過程中，最初的發放辦法是憑試卷給錢，但赴考與否卻不得而知。光緒八年以後逐漸發現有舞弊事件，於是官府提出：「應由該學嚴飭辦考書斗，將實在科生考遺名冊送交該首事等，按名散給，冒考冒領者，惟該書斗是問。」這一辦法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在具體實行過程中仍避免不了種種舞弊行為，尤其是光緒十一年七月發生的冒領考費的騷亂事件，更是凸顯了發放機制的不足之處。因此，光緒十二年五月官府下諭，採取更具體且切實可行的辦法：

可否先將書斗取具，不准鄉場舞弊，切結存案，每逢鄉試之期，除丁憂病故外，各鄉門斗統造一簡明清冊，各鄉門斗照原下鄉，逐一問明登冊，各生應試不應試字樣，送各學師，將應試者蓋戮，另行造冊送考，其不應試者亦有名姓稽查，如有臨場忽又願考，以及出外趕回應試者，亦易清冊查補送，又每次赴省送考之，先由府札學嚴飭辦考書斗，將實在科生考遺名冊送交首事，按名散給，如有頂名考遺冒領科費者，查出惟書斗是問，至書斗辦公，欲其杜弊，不能枵腹，學書向係一名承辦，可否給辛資錢捌千文，斗役必得多派幾名，以便清查人數，可否每名給錢肆千文。

這樣就從兩方面來杜絕弊端。一方面將科考詳細情況制訂成冊，在客觀上防止冒領，另一方面從主觀上對書斗進行經濟彌補，以保證費用的順利發放。同年七月，官府規定調整發放時間，由以前的考試場前改為場後發放。

由以上略可窺知，在經歷太平天國動蕩之後，清江賓興的成立及其制度的不斷完善，直接確保了晚清清江地方教育和科舉考試的運作。

其次，《全集》第二卷關於賓興經費經營即賓興當舖營運的記載，尤其是該卷所提供的歷年

帳目，包含著豐富的經濟史內容。賓興活動的開展，主要依賴於賓興典的經營和管理。當舖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資金增值和積累，如放款逐年增多，投資固定資產，同時將部分款項存放於其他典當，以發典生息等等。在管理上，典當最初議定是實行輪流管理，如云：「賓興為合邑重大之事，原議輪值經管，俾前後遞交，互相稽查，以全善舉而息物議。」最後還是實行經理負責制。財務管理普遍採用「四柱簿記」法，所謂「四柱簿」，即在財務登記簿內將每次收支情況按「收」、「付」、「存」、「該」四柱進行登記，每年定期公開核算，並將這一財務賬目清單向全縣公佈，同時上交官府備案，如言「每年樟典結單，一分存局，大眾觀看」。「收」、「付」、「存」、「該」四柱的具體專案試見下表所示，該表亦顯示，此種方法可以清楚地顯示賓興基金每一年的現金進帳、開銷及資產與負債的情況，其意在使基金的管理達致公正與透明。（參看附錄一至五）

此外，賓興典當舖還制定了嚴格的店規，無論首事及其它辦事人員，都應認真遵守。可以看到除了例行節約外，首事們還擔負著妥善處理公款的重任，一不小心就可能招來非議，如陳道南所稟：

生等逐年生意進出以及散給考費，無論何項支給，每歲年終 - 有清冊歷稟在案，向因經費不敷，應散考費逐次舉行，庫款公項銀錢進出責任匪輕，稍不位置不能轉運，每逢散給，經理是難，人心不齊，賢愚各判，不如意遽加怨望，或匿名揭帖，或無影飄射，種種謗訕，無所不有，生等因公起見，秉公辦理，不惜人言，不避勞怨。

再次，《全集》雖然主要是關於「賓興」這一地方教育活動內容的記載，但是透過這些記載，也就是通過對賓興的產生及其運作過程的瞭解，也可以看到豐富的社會史內容。由地方政府推動和地方紳商主持的賓興局，起先主要是開展資助地方科舉考試的活動，但隨著其影響的日益

擴大，也逐漸參預地方社會公共事務。例如，賓興首事的職責中，一開始就有「兼辦樟鎮保甲」之事。又如，賓興經費也支付縣茶課局的經理奉錢、解銀、稅銀等。茶課本為蕭江書院茶課經理所徵收，盈餘供書院膏火，不足即由賓興經費中「撥錢添補」。光緒十年七月縣令批文曰：「歷年來茶課收不敷用，均有賓興湊撥，錢既動於賓興，事即併於賓興。故賓興首事辦賓興公事，合而為一。」此事遂歸併到賓興之中。類似的還有付水龍局存款息錢等許多方面。對此，賓興首事之一陳道南在稟帖中曾說到：「查生經理事件，章山書院、蕭江書院、賓興質鋪、府城水龍、四隅義學、清江茶課、戶常使費、西城育嬰、保甲，其餘府縣倉積穀、考棚、城垣不時修理各處，奉有札諭，均須投照料，實屬繁雜，精力難支。……向在城局辦理公事，除賓興外，所有修理府、縣兩學宮，府譙樓，章山書院，考棚，城垣，河岸，各廟宇等處，或一手經理，或同事二人，十餘年來，以一身支理地方公事。」由此可見，賓興從一個資助教育和科舉的基金組織逐漸演變為具有綜合權能的地方權力組織。

在賓興活動的開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牽涉到各個利益團體之間複雜的利益紛爭，並由此導致諸多矛盾和衝突。從收在《全集》中的《清江縣賓興捐輸芳名》一文看，參與賓興的社會構成十分複雜，如下表所示：

同治九年至十年清江縣內各鄉捐款表

東鄉	4683.323 串	47.92%
西鄉	1690.703 串	17.30%
南鄉	993 串	10.16%
水北鄉	950.15 串	9.72%
旱北鄉	790.225 串	8.08%
中洲	396 串	4.05%
城內	269.5 串	2.76%

其中，參與捐集的湘潭清江商人達 15 堂，且絕大多數為清江縣東鄉的商人，174 人捐厘，最多者為楊培遠堂，捐厘 260 兩，最少者，僅為五錢二分七厘。由此可以看出，東鄉商人尤其是楊氏家族的勢力尤為強大，這為日後各鄉的矛盾埋下了種子。誠如第三卷中首事陳道南指出：

據樟典首事稟稱以西南鄉事應歸西南鄉人經管，以為人地相當，伊等從未與聞必如此而後可辦地方公事，則各屬皆用本鄉之官市，無有異地之客，未免刻舟求劍，大欠通融，若城之事樟典首事可以不與聞，樟典之事城局首事不能辭其責而除其名，則情不相合，理不相符，事不平允，非歸併之謂也，非會同之說也，所謂歸併者，合而為一也，所謂會同者，一體相邀也，事事通同辦理，在在一律商量，不見畛域，何分疆界，無論如何節省，如何整頓，如何變通，不能一推了事。

清江地方社會的矛盾，還表現在城內與樟鎮之間的矛盾。這從《全集》中詳細記述的一件紛爭可見一斑：對於賓興剩餘款項，陳道南要求在城內頂開質鋪，由此引起軒然大波。首先是東鄉紳士 18 人的上稟，他們批評陳道南未與其他鄉商量，擅作主張，「夫邑有四鄉，他鄉姑勿具論，至於職等東鄉無一人得知，此等舉動即果有至美至善之理，轉覺鄰於自私自利之謀」。他們主張將餘款購買店鋪：「職等愚見，擬將樟鎮質鋪所餘之款陸續收還，或於省垣或於樟鎮或於郡城置買妥善店房，收租佃生意，雖息稍輕而業著實更覺穩妥」。緊接著，城內的 16 名紳士也開始反駁，認為「置買店房之說不為無見，但聞賓興餘款概存樟鎮行鋪，其中難保無不能歸款之戶，即將店房抵塞，高抬價值，將來借款之家均可效尤，其弊不可勝言」。西北鄉的紳士也認為，「東鄉教職等並不通知各鄉約會公議，徒執一鄉之見，聯名具稟欲將餘款置買店房，生等聞之殊深顧慮，蓋賓興者一縣之賓興，非一鄉之賓興也，而鄉之廣狹無論焉，鄉之貧富無論焉」，同時他們也認為置買店房的流弊頗多，亦主張分撥開設之議。官府經過考慮，最初定為將所剩餘款分撥各質鋪，樟鎮兩家，永泰兩家，城內一家，東鄉兩家；但結果是，有些質鋪並未經官府註冊，有的公款太重，最後只剩下樟鎮兩家和永泰一家。

總之，《清江縣賓興全集》比較完整地記載了晚清清江縣賓興的產生和隨後整個的運作過程以及其中的種種問題，為研究晚清清江的地方教

育提供了詳盡的資料；同時，其中也包含著豐富的社會經濟史的內容，透過有關賓興的記載，可以窺視到晚清清江鎮的某些歷史特質。

附錄一

賓興質舖規條

- 一本舖質押物件除衣服首飾銅錫器皿外其餘各項一概不當
- 一所質物件並無從前免息勒贖加當情弊其息錢與限期均照票內開載一體施行
- 一總理進出各務及各幫夥每年查照立定工俸按月發給不准前支後找如有私自挪移着總理人賠還倘總理人有暗代長支等弊一經查實勒限繳清公更一人拉管至於移借無據何項人等概不應允分文倘有徇隱查出亦着該總理人賠還以杜弊端而昭嚴謹
- 一凡質物件各有經手不得徇私致傷公項如有以假作真以輕作重及抽包換抵空號存架並出貨時看不及貫諸弊均將經手人工俸扣賠倘有故違為總理是問決不瞻徇
- 一進出錢色概以糧當為準不得攙和砂小致生弊端倘取贖偶有未便不妨酌以變通即將原錢中之紅銅湊足但不可搭用砂小致碍錢色定章如有前項弊端着外櫃管錢人照換另更接手毋庸轉旋
- 一用費尤宜節儉每年除從眾應備春酒及三節約定墨魚席外其餘應酬酒飯一概刪去不得藉口為合縣公業往來任從歇宿致總理人碍難接應第總理人亦不得私自留滯以杜浮費之弊
- 一舖內去留幫夥概聽總理為斷每年限以十二月二十四日更定來歲各夥生意總理人秉公黜陟須歸平允毋稍隱徇
- 一出進帳目每年正月元宵前總結一次彙單開列分明交賓興局首事查閱核對俾各鄉咸知一年之生意亦可昭總理之公明
- 一舖內總理及各夥動用人等無拘平日三節一概不准吸鴉片烟以及聞牌擲骰鬧酒猜拳游妓挾優出外賭博等事如有干犯立即驅出決不稍容每夜以二炮為度巡查鎖門毋得違悞
- 一外櫃每日進出帳目至夜結明送交總理查閱登記免致疎虞

附錄二

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日稟

稟 府憲同

欽加二品頂戴鹽運使銜江西補用道臨江府正堂隨帶加三級王 批

據稟經理賓興質舖光緒十二年分收支各數准予立案備查仰即知照此繳清摺存_{二十三}日

光緒十三年丁亥正月盤底

計盤丙戌正月起到十二月底止收付數目質舖生息本利存該各數開後

- 一收舊存銀參千壹百捌拾參兩壹錢參分玖厘_正
- 一收舊放出銀柒千八百五十兩_正
- 一收放息銀壹千零九十貳兩四錢_正
- 一收錢買銀壹千兩_正
- 一收花邊料銀壹千壹百壹拾四兩七錢四分_正
- 一代收崇德質舖繳府積穀公款息_{十一年正月起到十二年六月底止} 煙平銀壹百貳拾七兩八錢_正
- 一代收崇德質舖繳育嬰公款息_{十一年正月起到十二年六月底止} 庫平銀(花碼字)歸煙平銀肆百四十七兩零零六厘_正
- 一代收崇德質舖繳寶塔公款息_{十一年正月起到十二年六月底止} 煙平銀壹百貳拾六兩_正

共收銀壹萬肆千柒百肆拾壹兩零八分五厘正

一收舊存花邊參千零五拾叁元貳毛壹絲五忽正

一收舊放出花邊玖千元正

一收放息花邊壹千四百貳拾元零八毛正

一收錢買花邊壹千元正

一收洲上店租花邊伍拾玖元四毛壹絲正

一收售肥糞花邊七元正

共收花邊壹萬四千五百四十元零四毛貳絲五忽正

一收舊存錢六千七百零六千七百六十八文正

一收舊放出錢九千五百貳十串文正

一收放息錢九百四十四串七百文正

一收銀買錢五千六百四十壹千零九十壹文正

一收花邊買錢參千四百叁十六千七百叁十文正

一收取本錢貳萬叁千零九十八串四百文正

一收取息錢四千七百串零零四百八十二文正

一收售滿貨本錢貳千貳百六十六串二百三十文

一收滿貨息錢八百五十七串八百四十六文正

一收發存同發質鋪^{四個月零}_{三十天}息錢四百貳拾七串七百七十四文正

一收發存公順和^{四個月半}_月息錢貳百貳拾五串文正

一收發存寶興質鋪^{四個月}_月息錢貳百串文正

一收東鄉捐黃岡墟店房租^{城局來簿}_{併補舊收}錢拾壹千零二十八文正

一收下街店房租錢拾八串七百壹拾文正

一收宋洗心堂房東檢蓋錢參串九百八十文正

一收樟鎮水龍局存款錢壹百零七串九百^{壹拾}_六文

一代收崇德質鋪繳命件公款息^{十一年正月}_{起至十二年十二月底止}錢貳百八十八串文正

共收錢伍萬八千四百伍十四串六百五十五文正

一付茶油淮鹽銀參拾兩零零貳分正

一付買錢銀參千五百七十貳兩八錢三分正

一付章山書院舊存息銀四十兩零零七分正

一付章山書院息銀參百叁十六兩正

一付補臨平銀八錢叁分正

一付城局茶課稅銀十四兩貳錢貳分叁厘正

一付 府憲提代收積穀息銀貳百六十八兩壹錢五分

一付 府憲提代收育嬰息銀庫平歸煙平貳百四十七兩零零六厘正

一付 府憲提代收寶塔息銀壹百貳拾六兩正

一付買衣服街店房鋪面前進價銀五百五十兩正

一付買店房中酒畫押代筆費銀參拾壹兩貳錢七分

一付放出生息銀五千五百兩正

共付銀壹萬零七百壹拾六兩叁錢九分九厘正

除付存銀四千零貳拾四兩六錢八分六厘正

- 一付買錢花邊叁千叁百元正
- 一付對銀花邊壹千六百八十九元正
- 一付放出花邊八千貳百元正
 - 共付花邊壹萬叁千壹百八十九元正
 - 除付存花邊壹千叁百五十壹元四毛貳絲五忽正
- 一付質本錢貳萬叁千叁百五十四串壹百元正
- 一付買銀錢壹千五百五十九串五百七十六文正
- 一付買花邊錢壹千零壹拾七串四百八十八文正
- 一付修理典屋錢貳千四百十八文正
- 一付增置物件錢九千壹百壹拾五文正
- 一付紙筆票簿硃墨錢壹拾四串六百八十四文正
- 一付木牌繩索錢八串四百九十六文正
- 一付香燭楮爆錢拾叁千八百貳拾叁文正
- 一付菜油錢十九串四百五十八文正
- 一付米錢六十七串九百壹拾四文正
- 一付炭錢七十四串八百四十七文正
- 一付火食雜用錢八十九串六百九十一文正
- 一付散折煙酒等費錢六十八千五百零八文正
- 一付舡力盤費錢六串叁百壹拾壹文正
- 一付房租錢叁百五十八串八百文正
- 一付各夥俸錢叁百五十四串叁百五十五文正
- 一付經理俸錢壹百九十貳串文正
- 一付城局經理俸錢壹百九十貳串文正
- 一付當稅銀兩並投文火工等（花碼字）扣錢拾叁千四百壹拾文正
- 一付各項開辦除宋洗心堂補保甲招勇抽房東租錢一千九百九十文實付錢八串壹百八十九文正
- 一付零星少數錢七串四百五十七文正
- 一付城內散蕭江書院膏火獎賞山長束脩茶課雜用錢壹千壹百叁拾六串壹百貳拾壹文正
- 一付繳清歲入府縣四學老師束脩並隨禮錢七百壹拾壹串叁百三十二文正
- 一付新進捐置文廟樂器錢壹百六十六千文正
- 一付補舊歲試兵房錢叁串文正
- 一付北上程儀併本縣起文錢壹百五十六串五百五十六文正
- 一付水龍局存款息錢貳拾九串文正
- 一付王捕主祭掃費存款息併舊存錢四串七百七十六文正
- 一付命件下鄉費錢壹百壹拾七串五百八十文正
- 一付府憲提代收命件息錢八十六串文正
- 一付發行各質鋪生息錢貳萬串文正
- 一付放出生息錢四千七百串文正
 - 共付錢五萬四千五百五十叁串零零五文正
 - 除付存錢叁千九百零壹串六百五十文正
- 一存現錢叁千九百零壹串六百五十文正

- 一存現錢四 零貳拾四兩六錢八分六厘正照時價約錢五千八百四十串文
- 一存現花邊壹千叁百五十壹元四毛貳絲五厘正照時價約錢壹千叁百貳拾串文
- 一存架本錢貳萬壹千八百六十五串五百五十文
- 一存滿貨架本錢貳千七百五十貳串七百十文正
- 一存典屋押租錢四千叁串八百八十文正
- 一存發各質鋪生息錢貳萬串文正
- 一存放出生息錢四千七百串文正
- 一存放出生息銀五千五百兩正照時價約錢八千串文正
- 一存放出生息銀花邊八千貳百元正照時價約錢八千零三十六串文
- 一存樟鎮店房併銀約錢壹千七百五十串文正
- 一存押黃岡團城內店房錢壹百七十六串文正押契按月二分行息十五年未交分文
- 共存錢併銀邊約錢七萬八千叁百八十五串七百八十文正
- 一該章山書院存款銀叁千兩正
- 一該章山書院存款息銀貳拾四兩正二共銀約錢五千零四十串文正
- 一該章山書院收鍾義發典還存款錢貳百串文正
- 一該章山書院存款息錢五十六串文正
- 一該前 憲諭存王捕主祭掃費錢十九串九百文正
- 一該樟鎮水龍局存款錢壹百六十貳串四百叁拾五文正
- 一該代收命件息錢除付存錢八十四串四百二十文正
- 共該錢併銀約錢五千五百六十貳串七百五十五文
- 存該兩抵實存錢七萬貳千八百貳拾叁千零貳拾五文正

附錄二、同治十一年到光緒十二年的賓興典放款還款統計表

年度	累積放款(串)	比同治十一年增長	累計還款(串)	其中拍賣滿當押品收入數
同治十一年	31,861	100	16,977	
同治十二年	49,780	56.2	32,080	
同治十三年	52,610	65.1	50,270	3,133
光緒元年	45,279	41.3	54,034	6,038
光緒二年	53,545	68.1	42,618	2,213
光緒三年	55,161	73.0	49,139	2,287
光緒四年	48,205	51.2	54,146	3,265
光緒五年	44,642	40.1	48,886	4,528
光緒六年	41,526	30.3	42,574	2,612
光緒七年	36,235	13.7	38,289	2,470
光緒八年	28,833	-9.6	33,334	1,960
光緒九年	28,219	-11.5	27,736	2,194
光緒十年	34,259	7.5	31,548	1,599
光緒十一年	26,653	-16.4	28,551	1,732
光緒十二年	23,354	-26.8	25,364	2,266
合計	600,612		575,546	36,297

附錄三、同治十二年到光緒十二年的寶興典增加資本統計表

年份	利息收入(串)	費用支出(串)	年終資本(串)	純增資本(串)
同治十二年			29,107	
同治十三年	9,310	5,972	32,445	3,338
光緒元年	10,171	71,50	35,466	3,021
光緒二年	7,045	4,628	37,883	2,417
光緒三年	7,997	4,027	41,853	3,970
光緒四年	10,641	5,507	46,987	5,134
光緒五年	9,364	8,376	47,975	938
光緒六年	8,065	1,611	54,429	6,454
光緒七年	7,714	2,162	59,981	5,552
光緒八年	6,962	6,321	60,621	640
光緒九年	6,159	2,210	64,570	3,949
光緒十年	6,295	825	70,040	5,470
光緒十一年	6,098	7,344	68,794	-1,246
光緒十二年	5,558	1,529	72,823	4,029
合計	101,379	57,662		43,716

附錄四、同治十三年和光緒十一年內部開支對比表

名稱	同治十三年費用(串)	光緒十一年費用(串)
添修架房	226	1
增置器物	11	3
紙筆簿票	48	18
木牌繩索	23	10
油鹽	121	26
米	140	107
炭	101	110
伙食雜用	166	99
散折各夥煙酒等費	96	66
香燭煙炮	12	5
船力盤費	13	13
房租	319	358
經理並各夥俸	922	716
各項斗辦	37	79

附錄五、光緒十二年賓興鋪具體帳目表

收	付	存	該
舊存銀	茶油淮銀	現錢	章山書院存款銀
舊放出銀	買錢銀	現花邊	章山書院存款息銀
放息銀	章山書院舊存息銀	架本	章山書院收鍾義發典還存款錢
錢買銀	章山書院息銀	滿貨架本	章山書院存款息錢
花邊對銀	補臨平銀	典屋押錢	前憲諭存王捕主祭掃費錢
代收崇德質鋪繳府積穀	城局茶課稅銀	發各質鋪生息錢	樟鎮水龍局存款錢
代收崇德質鋪繳公款息	府憲提代收積穀息銀	放出生息錢	代收命件息錢除付存錢
代收崇德質鋪繳寶塔公款息	府憲提代收育嬰息銀	放出生息銀	
舊存花邊	府憲提代收寶塔息銀	放出生息花邊	
舊放出花邊	買衣服街店房鋪面前進價銀	樟鎮店房並銀約錢	
放息花邊	買店房中酒畫押代筆等費銀	押黃崗城內店房錢	
錢買花邊	放出生息銀		
洲上店房租	買錢花邊		
售肥糞	對銀花邊		
舊存錢	放出花邊		
舊放出錢	質本錢		
放息錢	買銀錢		
銀買錢	買花邊錢		
花邊買錢	修理典屋錢		
取本錢	增置物件錢		
取息錢	紙筆票簿朱墨錢		
售滿貨本錢	木牌繩索錢		
滿貨息錢	香燭楮炮錢		
發存公順和錢	茶油		
發存寶興質鋪錢	米錢		
東鄉捐黃崗墟店房租錢	炭錢		
下街店房租錢	伙食雜用錢		
宋洗心堂房東檢蓋錢	散折各夥煙酒等費錢		
樟鎮水龍局存款錢	船力盤費錢		
代收崇德質鋪繳命件公款息	房租錢		
	各夥俸錢		
	經理俸錢		
	城局經理俸錢		
	當稅銀兩並投文火工等扣錢		
	各項斗辦實付錢		
	零星少數錢		
	城內散蕭江書院膏火獎賞山長束修茶課雜用錢		
	繳清歲入府縣四學老師束修並隨禮錢		
	新進捐置文廟樂器錢		
	補舊歲試兵房錢		
	北上程儀錢並本縣起文錢		
	水龍局存款息錢		
	王捕主祭掃費存款息並舊存錢		
	命件下鄉費錢		
	府憲提代收命件息錢		
	放出生息錢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複製有關香港檔案簡介

香港歷史檔案館

一直以來，歷史檔案館與國內外主要檔案館或圖書館都有密切聯繫，商討搜購及複製與香港有關的歷史檔案或資料，以填補館藏的空白，和方便本地人士利用那些收藏於香港以外的研究資料。最近歷史檔案館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下稱「二史館」）合作，從該館複製了一批有關香港的檔案，以下試簡介這批檔案。

二史館主要收藏中華民國（1912 - 1949）不同時期的檔案，從時期和內容上可概分為四大類：（1）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和南方革命政權檔案，以及國民黨機構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檔案；（2）北京民國政府檔案；（3）「日偽政府」（包括汪精衛政權及其他「偽政權」檔案）和；（4）人物檔案。¹ 檔案館剛從二史館複製的檔案，是在上述第一大類已整理的檔案中抽取關於香港部份複製而成（以下簡稱「複製檔案」）；這批檔案的形成時期最早始於 1890 年代，為歷史檔案館戰前至戰後初期檔案提供了補充。²

「複製檔案」包括 44 個「全宗」³ 的檔案（見表一），所涉文件 2,285 份，共 50,688 頁，製成的 35 毫米縮微膠卷共 84 卷。從內容而言，「複製檔案」一共分 15 個主題，部分主題之下再劃分子項目（見表二）。大致上，這眾多主題的檔案可歸納為有關（1）政務、（2）經濟、（3）文化教育、（4）衛生福利和（5）駐港機構活動等五大範疇。

有關政務的檔案，內容有涉及中國與香港的關係、日佔時期過後香港各業損失及復業情況、不同黨派（如國民黨、香港勞動黨等）及社團（如香港海員工會、香港國民黨支部工人福利會等）的組織及活動、一些政治事件及工運的檔案。有關經濟範疇的檔案，內容包括財政、海關事務、鹽務、金融、貨幣、公債、匯兌、儲蓄、保險、股票、工商業、交通、郵政和電訊等，很多都是中國和香港政府有關部門或機構就著雙方財經問題的文書往來或報告。文化教育方面，包括有調

查香港學校的表冊和文件、個別院校的資料（如組織、負責人、立案章程等）、報業機構的發展情況等。衛生福利方面，有關於香港疫情的報告、香港東華醫院在戰後撥發藥品的有關文書、經濟部有關救濟香港失業工人的文件等。附屬在港機構方面，包括交通部九龍材料儲運處、行總九龍儲運局、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等在港活動的報告和與國內總部的文件往來。

針對上述內容繁多的「複製檔案」，二史館編了一份《分類目錄》和一份《縮微順序目錄》，分別按主題和縮微膠片編號排列。目錄內列出每份文件的標題、涵蓋時間、全宗號、案卷號、縮微膠片編號及膠卷內的影像編號等資料，便利用者了解檔案的內容和所屬的「全宗」，從而檢索所需的縮微膠片。

值得一提的是，檔案館在與二史館商訂製作這批縮微檔案時，要求有關檔案必須符合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及美國國家標準組織（ANSI）／美國影像及資訊管理協會（AIIM）的標準，務使「複製檔案」可持久存取和利用。

這批從二史館複製的檔案，可以補足了檔案館館藏中，尤其是戰前檔案的缺失；它們除了有助研究戰前香港史外，亦為研究民國時期大陸與香港官方關係，以至民間連繫等課題提供了一手史料。現時，檔案館正將這批「複製檔案」登錄和製作另一套供閱覽的複本，不久之後便可供公眾人士使用。

註釋：

¹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指南》（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年），頁7。

² 詳見許茵：〈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有關香港地區檔案史料概述〉，載於《民國檔案》1997年，第一期，頁65-68。

³「全宗」是二史館整理檔案的基本原則。要而言之，一個機構有其獨立職能而存在時間較長的便可構成一個「全宗」。詳見註 1，頁 6-7。有

關《指南》亦介紹了各「全宗」的職能及行政歷史。

表一：「複製檔案」內有關「全宗」的名稱

全宗號	全宗名稱	全宗號	全宗名稱
一	國民政府	一二七	郵政儲金滙業局
二	行政院	一三七	交通部郵政總局
三	財政部	一四二	交通部電信總局
四	經濟部	二五七	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
五	教育部	二六六	鹽務總局
八	監察部	二八九	各銀行檔案滙集
十一	社會部	三零九	財政部貿易委員會
十二	內政部	三一三	財政部駐港辦事處
十五	交通部公路總局	三一八	中央信託局
十八	外交部	三六七	財政部國庫署
二十	交通部	三七二	衛生部（署）
原二十	交通部	三九六	中央銀行
二一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	三九七	中國銀行
二三	農林部	三九八	交通銀行
二八	資源委員會	四二二	實業部
二九	行政法院	四五零	中央造幣廠
三十	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	四五二	國民大會
四四	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	四六七	中國油輪有限公司
四五	資源委員會購置委員會	四六八	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五七	資源委員會金屬礦業管理處	四七五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六八	中國農工銀行總管理處	五二零	社會部中國盲民福利協會
八十	農林部農業復興委員會		

表二：「複製檔案」包含的主題類別、數量及涵蓋年份

類別編號	類別名稱	子項編號	子項名稱	檔案文件數量	涵蓋年份
一	總類	/	/	13	1936-1947
二	與中國關係	/	/	59	1928-1949
三	政情	/	/	10	1940-1949
		1	黨派社團	99	1931-1949
		2	日軍侵佔及各業損失	31	1936-1948
		3	政治事件	17	1928-1948
四	財政	/	/	15	1937-1945
		1	關務	27	1939-1949
		2	鹽務	37	1939-1946
		3	緝私	3	1939-1946
		4	公債	16	1918-1948
五	金融	/	/	55	1918-1949
		1	貨幣	16	1938-1945
		2	滙兌	39	1938-1949
		3	儲蓄	6	1940-1948
		4	放款	60	1921-1949
		5	保險	29	1910-1948
		6	信托	64	1939-1949
		7	股票	14	1923-1948
六	工商	1	工業	17	1938-1949
		2	貿易	91	1928-1948
		2.1	茶葉	91	1938-1942
		2.2	桐油	83	1938-1949
		2.3	紡織品	46	1938-1950
		2.4	畜產品	37	1938-1948
		2.5	礦產品	15	1936-1949
		2.6	葯材	6	1938-1940
		2.7	其他	9	1934-1948
七	交通		交通	23	1938-1946
		1	公路	13	1938-1947
		2	水路	147	1930-1948
		3	鐵路	10	1938-1947
		4	航空	2	1948
八	郵政	/	/	40	1896-1942
九	電訊	/	/	189	1934-1949
十	教育	/	/	43	1938-1949
		1	大學	8	1939-1942
		2	中學	53	1935-1947
		3	小學	6	1925-1941
		4	職校	10	1935-1946
十一	文化	/	/	32	1929-1948
十二	衛生	/	/	3	1946-1949
十三	救濟	/	/	41	1938-1947
十四	捐款	/	/	101	1938-1946
十五	附屬機構	1	交通部九材料儲運處等	105	1946-1949
		2	行總九龍儲運局	268	1945-1947
		3	儲匯局香港分局	74	1938-1949
		4	中行香港分行	112	1939-1949

歷史人類學高級研修班（第一期） 邀請高等學校和相關機構學者參加

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主辦，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歷史文化所合辦之第一期「歷史人類學高級研修班」，將於 2003 年 8 月至 9 月舉行。研修班邀請各高等學校和其他相關機構的研究者參加，現將有關事項通告如下。

一、研修內容及時間安排：

- 1、8 月 15 日至 19 日，在北京師範大學上課和研討。邀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所科大衛教授、耶魯大學人類學系蕭鳳霞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蔡志祥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趙世瑜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學院人類學研究所莊孔韶教授、廈門大學歷史系鄭振滿教授和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劉志偉教授、陳春聲教授等學者授課，分別講授歷史人類學的理論，田野調查方法，族譜、碑刻、契約、宗教文書、商業文書、口述傳說的收集與解讀，民族志的編撰等等內容，並進行研討。
- 2、8 月 20 日至 26 日，到河北省蔚縣進行實地調查和研討。
- 3、8 月底至 9 月底，研修班的參加者自行選擇田野調查點各自開展調查工作，並完成田野調查報告。主辦單位收到田野調查報告之後，經審查合格，發給研修班結業證書。

二、費用：研修班免收報名費，集中研修和調查期間的費用由主辦單位提供，包括參加者的往返旅費（火車硬臥）、在北京和蔚縣的食宿交通費用；此外，研修班將為學員在自己的調查點開展調查研究提供一定數額的經費補貼。

三、參加者資格：中國大陸各高等學校文科相關專業 35 歲以下的教師，或各地文博單位、檔案館、圖書館、旅遊部門的專業人士，對傳統鄉村社會研究感興趣並有一定前期工作基礎者。

四、邀請參加人數：15 名。

五、報名程式：有意參加者請於 2003 年 6 月 15 日以前報名，報名時請附本人專業工作簡歷。主辦單位將在 6 月 30 日以前告知遴選結果，並發出正式的邀請信。

六、聯繫辦法：

通訊地址：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溫春來博士
郵遞區號：510275 傳真：020-84113308 Email：hshac@zsu.edu.cn

2003 年華南研究年會會議通告

舉行日期：2003 年 12 月 20-21 日

地點：中山大學

截止報名日期：2003 年 8 月 31 日

報名及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23587778、傳真(852)23587774、電郵：schina@ust.hk

華南研究年會由華南研究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系和廣東省歷史學會中國社會經濟史專業委員會合辦。華南研究年會自 1996 年開始，每年皆在 12 月中、下旬舉行。年會鼓勵通過跨學科的研究，以地區研究作為起點，結合文獻分析和田野工作，推動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發展。

2003 年的華南研究年會將於 12 月 20-21 日在廣州中山大學舉行。歡迎各研究人員、研究生和有興趣者報名參加。有意參加者請於本年 8 月 31 日前以電郵方式把約三百字的論文摘要寄交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轉給年會。

華南研究年會採用專題小組(panel session)報告形式。年會歡迎參加者自組專題小組，專題小組負責人請提交專題小組題目、專題小組的主題摘要及各論文摘要、專題小組內各報告人的相關資料及評論人名字。個別報告者由年會安排報告組別。報名表格請於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網址(<http://home.ust.hk/~scenter/>)下載。

年會採用不記名評審制度審核提交的論文摘要。評審結果將會在 10 月 1 日前寄回各組別負責人或個別報名者，並於 10 月號《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中刊登參加年會者之報告組別和論文摘要。

入選之研究生報告者可以申請資助交通及住宿費用(往返的火車硬臥車票或飛機票和與會期間的住宿費)。

各報告文章歡迎投稿《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或《歷史人類學學刊》。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講座系列第九講

近世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反思

朱鴻林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時間：2003 年 5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15:30-18:00

地點：中山大學永芳堂三樓講學廳

《歷史人類學學刊》 徵稿啟事

1. 《歷史人類學學刊》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2. 本刊發表具有人類學視角的歷史研究和注重歷史深度的人類學研究論文。
3. 本刊為半年刊，定期在每年四月及十月在香港出版。
4. 本刊實行匿名評審制，所有發表之論文均須經兩名或以上評審人審閱通過。文稿中請勿出現任何顯示作者身份之文字。
5. 本刊發表論文稿件一般不超過三萬字。書評稿件不超過三千字。
6. 來稿請注明中、英文篇名、作者中、英文姓名、所屬院校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並附中英文摘要各約 300 字及中英文關鍵詞各 5 個。
7. 來稿以打印稿為準，同時敬希作者盡量通過電子郵件提供文本格式之電腦文件。
8.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採用刊登，論文作者將獲贈該期學刊 5 本，書評作者則獲贈兩本。
9. 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10. 作者投稿前，請自留底稿。投稿後一般會在兩個月內接到有關稿件處理的通知。為免郵誤，作者在發出稿件兩個月後如未接獲通知，請向編輯部查詢。
11. 本刊編輯部設在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聯繫方法如下：

郵政地址：中國，廣東省
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歷史人類學學刊》編輯部
郵政編碼：510275
電子郵件：hsslzw@zsu.edu.cn
電話：86-20-84110305
傳真：86-20-84113308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_更改地址

_____新訂戶

姓名(Name) : 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 :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 :

電話(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E-mail) : _____

*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三十一期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華南研究會 編

華南研究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五日

執行編輯：馬木池、黃永豪

編輯委員會：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c/o Humanities Divisio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Web Site): <http://home.ust.hk/~scenter>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印製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華南研究資料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本刊編輯委員會成員：
 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
 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馬木池先生收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系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陳春聲先生收